

明星求药记

—

小老鼠米克在电影《动物世界》中扮演过角色，因而在老鼠家族中名声显赫，被捧为电影明星。

整个老鼠家族都为有米克这样一位出色的同胞而感到骄傲。电视台播放米克主演的电影那天，老鼠家族像过节一样欢天喜地。为了让所有的老鼠都能看到这部电影，鼠王下令出动全部工程兵部队，整整忙了三天三夜，新开辟了几十个临时洞口，供鼠民们看电视用。

当米克在电视屏幕上出现时，老鼠们一阵欢呼。鼠王激动得掉下了眼泪。怎能不让人高兴呢--老鼠家族在世上活了这么多年，还是头一次上电影呀！

"导演对我可好呢，还喂我奶油饼干呢！整盒的，没开包呢！"米克绘声绘色地讲给同胞们听。

"没开包的？！"一只小老鼠嘴。

"奶油饼干！哎呀。"另一只老鼠咽了口唾沫。

"可不是，那奶油比饼干还多，都流出来了。对，叫饼干奶油。"米克说。

"嘎！"

"真棒！"

一阵赞叹声。

"导演是干什么的？"一只小老鼠问。

"导演就是指挥拍电影的头儿，"米克两手一背，来回踱着步，"他告诉演员该怎么演，他还教我哪！"“那他自己演不更省事儿吗？”“他长得不好看。”“长得难看的人才能当导演吗？”“大概是。”米克点点头。他不喜欢同胞们这样刨根问底。

再问下去，米克快招架不住了。

"拍电影的灯可真亮呢，"米克赶紧换个话题，"比十个太阳还亮！"“够热的吧？”一只小老鼠为米克担心了。

"不热，摄影棚里有冷气，可凉快呢！"

"夏天哪儿来的冷气"老鼠们惊讶了。

"冬天的时候把冷气存在罐头里，夏天拿出来这么一打开，不就有冷气了吗？"米克边说边比划，好像他真的见过冷气罐头。

"今年夏天咱们也弄几筒冷气罐头来，洞里太热了。"老鼠们说。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了！"米克觉得夏天还早呢，到时大家早忘了。

二

这一年的夏天热得出奇，老鼠们憋在洞里实在受不了，连呼吸都困难了。一只小老鼠想起了米克说过的冷气罐头。

"大王，米克说过有一种冷气罐头，打开以后能把屋里变凉快。"小老鼠告诉鼠王。

"真的？"鼠王满头大汗地问。

"千真万确。"

鼠王命令米克带四只身强力壮的搬运鼠去弄一筒冷气罐头来。

米克傻眼了，连他自己都忘了冷气罐头的事。鼠王这么一说，他才想起来，后悔也晚了。

米克硬着头皮领了旨，带着四只搬运鼠出了洞。

到哪儿去找冷气罐头啊！米克边走边动脑子，他们来到了一家商店。

米克很快就发现了许多罐头。米克爬上货架，不由得愣了一下：哪一筒是冷气罐头呢？

米克他们不认字。不过这难不倒米克，他不愧是电影明星，聪明过人。他在商店里到处找，终于找到一筒特别轻的，断定里面装的是气体。又数数上面的字，一共四个。他又掰着爪子数了数"冷气罐头"，正好，也是四个字！没错，就是它。

"搬！"米克下令，搬运鼠一拥而上，每只老鼠扛一筒，胜利而归。他们不知道，那里边装的是不能呼吸的气体。

鼠王见米克这么快就弄来了冷气罐头，大喜，命令立即打开。

没有开罐头的工具可难不住老鼠们，只见一只小老鼠抱着冷气罐头咬了一口，罐头筒发出了"嗤。……"的漏气声。

"冷气！"老鼠们欢呼起来。

不知怎么搞的，老鼠们真的觉得凉快多了。

过了一会儿，老鼠们觉得恶心起来，一个个头昏眼花，四肢无力。

"你拍电影时吃冷气恶心吗？"鼠王有气无力地问米克。

"不，不恶心呀。"米克忍着头痛回答。

"那这冷气罐头怎么。……"鼠王快说不出话了。

"不。……不知道。……"米克也力不从心了。

"看。……看来，都。……都快。……不行。……了，你。……快去……找。……找导演，求他。……给。……咱们。……点儿。……药……"鼠王断断续续地说。

导演对米克好，这可是真的。米克二话没说，强忍着站起来，撕下罐头的商标叼在嘴里找导演求援去了。

四

米克咬着牙，总算来到了导演家。

米克最怕导演的儿子，那小子爱恶作剧，整天嬉皮笑脸，没正形儿。拍电影时，有一次他趁导演不在，把米克放在脸盆里泡了整整一个小时，还管米克叫什么"潜水艇"。要不是导演及时赶回来，米克早就淹死了。当时，导演狠狠地训了儿子一顿。

真是冤家路窄，米克刚一进导演家的门，就被导演的儿子发现了。

"爸爸，快看，小老鼠！"导演的儿子一个鱼跃扑上来，抓住了米克。

"快松手，多脏！"导演的老婆嚷嚷起来。

导演的儿子没听妈妈的话，他把米克放在手掌里托着。立刻，他惊讶地睁大眼睛。他认出了米克。

"爸爸，他是你的演员！"儿子叫起来。

"胡说八道！"导演不理他。

米克壮着胆子对导演的儿子说："我找你爸爸！"

"爸爸，他说他找你！"儿子把米克递到爸爸眼前。

导演往后退了一步，皱了皱眉头。

米克把老鼠家族病了的情况讲给导演听，并把商标交给他，希望导演能给他的同胞们一点儿药，救救他们。米克还说，他的同胞们看到那部电影时高兴极了，他们非常感谢导演能让老鼠上电影。……米克边说，导演的儿子边笑，显得开心极了，米克的肺都快气炸了。看人家导演，脸上多严肃，听到米克的同胞病了时，心情多难过，眼睛里还含着泪花呢--虽然刚打了一个哈欠，可干吗早不打，晚不打，偏偏这时候打呢！导演真有同情心，米克感动地想。唉，像导演这样的好人，怎么生了这么个坏儿子！

"好，我去给你拿治这种病的药，你的同胞真不幸。"导演看着罐头的商标沉痛地对米克说。

米克哭了。

导演走进里屋，他老婆跟了进去。

"你疯了！给老鼠治病？"老婆说。

"傻瓜，我是给他耗子药！让他带回去，不是能把一窝老鼠都毒死吗？"导演小声说。

"真有你的！人家还给你拍过电影哪！"

"不是已经拍完了吗？"

"那上次儿子把这只老鼠泡在脸盆里，你还骂了儿子一顿！"

"那时我救他是对的，现在我毒死他也是对的。"导演从里屋走出来，把药递给米克。

"快回去，把药给大家吃了，一会儿就会好的，欢迎你常来玩！"导演热情地对米克说。

米克接过药，不知没什么好，深深地给导演鞠了一躬，同时瞪了导演的儿子一眼--刚才他还揪米克的胡子呢。

米克离开了导演的家。

五

米克走出不远，听见有人喊他。

米克回头一看，不好，是导演的儿子追上来了！这小子一定又要拿米克开心了。

米克想跑，可身上没劲。

"我爸爸给你的是毒药，千万别吃！"导演的儿子气喘吁吁地追上来，对米克说。

"给，这是解毒药，"导演的儿子把一包药用绳子套在米克的脖子上，"千万别吃我爸爸那包。"导演的儿子扭头跑回家了，他是背着爸爸出来的。

米克气坏了，心想这小子坏点子真多，不定又玩什么坑人的花招儿呢！他想把脖子上的药包拽下来，可怎么也拽不动。

回家要紧。米克顾不上脖子上的药包了，急匆匆朝家走去。

快到家时，米克实在走不动了，他觉得四肢无力头发晕。

米克想起了手里拿着的导演给的药。

"对，先吃点儿！"米克打开药包，吃了几口。

一阵剧烈的腹痛立刻传到米克的全身，他的四肢一阵痉挛。米克扔下药包，咬着牙走了几步，一头栽倒了。

米克仰面朝天躺在地上。他实在想不出导演的儿子什么时候把他的药和他爸爸的药换了包。这小子太鬼了，米克恨自己疏忽大意。米克知道自己不行了。他望着天上的白云，想起自己拍过电影，想起导演喂过他，嘴角露出一丝欣慰的笑容。

"唉，人要是都像导演这么正直善良就好了！"电影明星米克这样想完后，闭上了眼睛。

六

两只出来接应米克的小老鼠把他的尸体抬回了家。

老鼠们吃了米克脖子上挂的药后，病都好了。

"米克是为了救我们死的呀！"

"米克脖子上挂着药，可他一口也舍不得吃！"

"他是电影明星呀！多可惜！"

"导演真好，他的药救了我们！"老鼠们感叹着。

鼠王决定，为米克举行最隆重的葬礼。

米克的治丧委员会还邀请导演来参加米克的葬礼呢！

鼠王做寿

—

为庆祝鼠王五岁大寿，众鼠纷纷献上礼物。按照惯例，谁的礼物最好，最受鼠王欢喜，就由谁当下一任宰相。这是一步登天的唯一的竞争机会，鼠民们绞尽脑汁，提前一年就开始准备了。

一只老鼠打着一个大圆筒子上殿了。

"此为何物？"鼠王感兴趣地问。

"这叫电动刮胡刀，是人间最新式的产品。"那只老鼠把肩上的电动刮胡刀放在地上，打开开关，电动刮胡刀发出了"嗡嗡"的声音。老鼠把脸凑过去，不一会儿，胡子就刮干净了。

"这玩艺儿不错，"鼠王点点头。

"谢鼠王陛下！"那只老鼠兴奋得满脸通红。

送东西给人家，还要说谢谢！

另一只老鼠抱着一个小盒子向鼠王叩头。

"鼠王陛下，这是臣送给陛下的珍珠霜。"“珍珠霜？”鼠王觉得今年净是新鲜货。

"涂了它，能使皮肤光滑细嫩。"老鼠打开瓶盖，一股香味直冲鼠王扑来。

鼠王抠出一点儿，往屁股上涂。他把"皮肤"听成了屁股。

"鼠王陛下，这是涂。……"老鼠突然停住了，他不敢说是涂脸的，要是鼠王听见管他的屁股叫脸，非得发怒不可。

"涂什么？"鼠王问。

"是涂屁股的。"老鼠诚惶诚恐。

"我这不是正在涂嘛！"鼠王接着涂。

向鼠王奉献礼品的鼠民络绎不绝。鼠王身边的礼品已经堆成了山。

一只小老鼠背着一只闹钟来到鼠王面前。

"我把人间最宝贵的东西奉献给鼠王陛下。"小老鼠把闹钟放在鼠王跟前。

"这不是表吗？"鼠王纳闷了。

"不是表，是时间。"

"时间？时间是什么？能吃？"鼠王问。

"人认为时间是最宝贵的东西。"小老鼠拿出一摞纸，呈献给鼠王。

鼠王接过一看，都是人类称赞时间的话，当然，小老鼠已将人的文字翻译为鼠文，并在文末注明了原文出处。

"人间一切，时间最宝贵。"鼠王边翻边念。

"浪费时间是犯罪。"

"珍惜时间就是珍惜生命。"

"时间就是一切。"

"一切！"鼠王大惊，"时间就是一切！这么好的东西，我怎么早不知道！"“快把时间拿来！”鼠王迫不及待地说，他急于要得到人间的一切。

小老鼠指了指闹钟："陛下，这就是时间。"胡说！这不是表吗？"启禀陛下，表里面装的都是时间。"小老鼠把他知道的所有关于表和时间的关系告诉了鼠王。

"这么说，我现在就有了一切了？"鼠王大喜。

"正是这样。"小老鼠说。

"朕任命你为宰相！"鼠王宣布。

从此，鼠王使用上了时间。不再靠往墙上划道来过日子了。

鼠王最害怕死，说来也怪，他在没当官时一点儿也不怕，随着地位的升高，就越来越怕。到当上鼠王时，就怕得要命了。

鼠王最大的愿望就是长生不老，活得越长越好。

一天，鼠王忽然想起了"时间就是生命"这句话。他立即召见宰相。

"一天多少个小时？"鼠王明知故问。

"24个小时。"宰相不明白他的用意。

"朕的时间今后改为每天20个小时。"鼠王下旨。

聪明的宰相恍然大悟，鼠王是要偷时间呀！他每天偷四个小时出来，就可以比别人多活好多天了！

"陛下英明！"宰相说，"这样，陛下就可长生不老了！"鼠王大喜。

从此以后，掌管鼠王时间的闹钟每天只走20个小时，省下的四个小时推迟到第二天使用。

渐渐地，鼠王又觉得不满意了，他下令每天只使用12个小时。这样，鼠王的寿命增加了一倍。

时间既然这么宝贵，鼠民们一下子从人间偷来了成百上千只表，几乎每鼠一只。为此，鼠王专门颁发了圣旨：圣旨关于使用时间的规定：一般鼠民--每天36小时大臣--每天26小时发现私下偷时间者，处以极刑。

鼠王成了掌管时间的最高权威。不知为什么，他希望他的臣民活得短一些，多换几代。

时间也成为鼠王对臣民赏罚的工具。有功的臣民，鼠王奖他每天减几个小时。犯法的臣民，鼠王罚他每天增加几个小时。有一次，一只老鼠连续七天未向鼠王献礼，鼠王罚他的时间是一天走100个小时！

日子一长，鼠王又不满足了。他决定把自己的时间减少为每天零小时。这样，他就可以永远不死，永远当鼠王了。

于是，鼠王的闹钟停止了运转。他成为世界上第一只不长岁数的鼠王。

这下鼠民们可慌了。原先，他们生活中唯一的希望就是盼鼠王死。只有鼠王死了，他们才有当鼠王的可能--尽管这可能小得可怜。这下可好，鼠王的岁数原地不动了！鼠民们傻眼了，再没有比知道自己肯定当不上鼠王更令鼠民们伤心的事了。

一天，鼠王忽然觉得在自己的生活中缺少了什么。再一想，原来是自己不过生日了，鼠民们也不给他送生日礼物了。

不行，还得过生日！鼠王既不想长岁数，又想过生日，这可怎么办好呢？

宰相献计道："您可以把表针往回拨--您的时间倒着过。这样，您既可以庆祝自己的生日，比如先过四岁生日，然后是三岁生日。……又可以越活越年轻。"鼠王兴奋了！他可以倒着使用时间！

鼠王一高兴，下旨每天减少宰相的时间五个小时！宰相磕头谢恩不止。

四

筹备庆祝鼠王四岁生日，准备进献礼品的圣旨发出了。鼠民们只得像往常一样，纷纷绞尽脑汁，准备礼物。

这次生日出乎鼠民们意料，那么多礼品都没引起鼠王的兴趣，而宰相的一句话竟博得了鼠王的欢心--宰相留任了。

宰相只说了一句：

"陛下比去年年轻了！"

从此，每逢鼠王过生日，鼠民们争相奉献上美好的言辞，说他越活越年轻--尽管鼠王已老态龙钟。

鼠王有时也觉得奇怪，怎么年龄越小走路越困难呀？可又一想，刚生出来的小鼠是不会走路的呀！鼠王坦然了。

终于，隆重庆祝鼠王零岁生日的时候到了。这时的鼠王，已经不能动弹了，真像刚刚出生的小老鼠，还需要别人喂他饭吃。

鼠王的眼神儿也不行了，他朦朦胧胧看见来祝寿的鼠民们都空着手！鼠王忽然明白了：过了零岁就没有了呀！鼠王慌了，他下令赶快把他的时间停住，别倒着过了！可是已经晚了，鼠王的话谁也听不清了。

鼠王在庆祝自己零岁大寿时，死了。临死前，他后悔莫及--应该在一岁生日时把时间停祝据说，下一任鼠王接受了前任的教训，他的表针既没动弹过，也不想过生日。不知他是否一直活到现在。

四只老鼠和一只猫的故事

有四只小老鼠，他们恨一只叫丽娜的猫。丽娜对他们凶极了，经常逼得他们走投无路。

一天，小老鼠们从木偶剧团弄来一只布袋木偶狗，他们决定化装成狗，去吓唬丽娜。小老鼠们见过丽娜怕狗。

四只小老鼠像人跳狮子舞那样钻进布袋木偶狗身体里。

两只小老鼠骑在另外两只小老鼠脖子上，后边的一对儿抓住前边一对儿的尾巴，布袋木偶狗就站起来了。

他们操练了两天，直到自己满意为止。

这天下午，木偶狗出现在丽娜面前。四只小老鼠运足了劲，准备狠狠地吓唬一下丽娜。

丽娜看见木偶狗后，笑眯眯地走过来。

木偶狗里只有最上边那只老鼠能通过狗眼睛上的小孔看到外面。因此，一切行动都由他来指挥。

担任指挥官的小老鼠刚准备发出进攻的口令，忽然，他愣住了----丽娜还会笑！

原先，小老鼠们以为丽娜不会笑，只会龇牙咧嘴地露凶相呢！怎么，居然她也会笑？而且笑得还挺甜！

“怎么还不进攻呀？”下边的小老鼠等急了。

“等等，丽娜笑了！”指挥官说。

“丽娜笑了？胡说八道！”另外三只小老鼠异口同声地说。

“真的，她笑着过来了。”指挥官说。

“你好！”丽娜彬彬有礼地问候。

天哪，丽娜的嘴里居然能发出“你好”的声音！下边的三只小老鼠信了。从丽娜的嘴里听到这种声音，他们觉得比从朋友嘴里听到还亲切。

“快回答人家呀！”下边的小老鼠催上边了。

“你好！”木偶狗也彬彬有礼地回答。

丽娜看到狗这么尊重她，受宠若惊，已往她碰到的狗，总是欺负她。

“我们交个朋友好吗？”丽娜激动地说。

“好的。”木偶狗答应了。

“我叫丽娜。你呢？”

“我。……我，我叫小四。”老鼠瞎编了一个名字。

“小四，多好听的名字！”

指挥官老鼠的心都快化了，丽娜温柔起来多可爱呀，他简直不相信眼前这个丽娜曾经咬过他。

丽娜和木偶狗小四交上了朋友。

从这以后，木偶狗小四每天下午都来找丽娜玩。他们一起做游戏，一同聊天，丽娜还经常用好吃的招待小四。

"咱们玩逮老鼠吧！"一天，丽娜提议。

"不，不玩。你没听人家说，'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吗？"“假装的。”“假装的也不玩。”“那咱们玩什么？”“玩老鼠娶媳妇儿。”“你当老鼠？”“行，当就当！”木偶狗小四和丽娜玩起了老鼠娶媳妇的游戏。最后，小四和丽娜拉着手跳起了舞。

丽娜的劲儿用得大了点儿，把骑在上边的小老鼠拉下来了。这一来不要紧，四只小老鼠全摔倒了----木偶狗小四倒在地上。

丽娜一边笑一边去扶小四，她无意中碰了木偶狗的布衣服----她看见一条老鼠尾巴。

丽娜干脆揭开木偶狗的布衣服，啊！四只老鼠！丽娜变了脸，大叫一声，龇着牙扑过去。

四只小老鼠吓得慌忙朝四个方向逃窜。谢天谢地，没让丽娜抓祝"她不是和咱们交朋友了吗？"回到洞里，一只小老鼠喘着气说。

"她哪儿是和咱们交朋友呀，是和狗交朋友呢！"“丽娜凶起来真吓人！”“她还是笑着好看。”“以后再也看着她笑了。”“唉。……”“真。……”

丽娜发觉上了老鼠的当后，气得差点儿昏过去。她发誓要报复——他们竟然敢欺骗丽娜的感情，真是狗胆。……不，真是鼠胆包天！

第二天下午，丽娜觉得心里空空荡荡的。往常这时木偶狗小四会来找她玩的，可今天，小四瘫在地上一动不动。

丽娜多希望木偶狗能像从前那样站起来和她玩呀！她走到小四身边，但马上皱了皱眉，一扭头走了。没走两步，她又回过头来，怅然地看着躺在地上的木偶狗。

这天，丽娜失眠了。

自从木偶狗瘫在地上后，丽娜就像丢了魂儿一样，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尽管她一直在心里想，那是老鼠扮成狗，根本不值得留恋，可她还是想他——天晓得这狗怎么会是老鼠装的呢！

丽娜的饭量越来越少，每到下午，她就一动不动地趴在木偶狗身边，盼望着他能站起来。丽娜一天天瘦下去，身体虚弱极了。

终于，丽娜忍受不了这种折磨了。她决定去请老鼠出来装狗，哪怕陪她玩一会儿也行。

事情败露后，四只小老鼠心里也挺不是滋味儿，他们老想看丽娜的笑脸。可一只老鼠要能看到猫的笑脸真是太不容易了。他们希望下辈子当狗。

丽娜居然来求他们了！

"不能出去吧？万一有计呢？"一只小老鼠担心地说。

"看她那样儿不像。"

"去吧，不会的。"

"咱们防着点儿。"

小老鼠们太想看丽娜笑了。他们觉得冒这样的险值得。

四

四只小老鼠当着丽娜的面钻进木偶狗身体里，不一会儿，木偶狗活灵活现地站起来了。

丽娜眼睛一亮，她兴奋了，可是，当她想起木偶狗的身体里是四只老鼠时，就觉得恶心。丽娜本能地大吼一声，扑过去。

幸亏四只小老鼠有所准备，顺利地逃走了。

木偶狗又瘫在地上。丽娜愣了一下，走上去抱住木偶狗哭起来。

她实在受不了，又去求老鼠了。

小老鼠们禁不住看丽娜笑的诱惑，再一次让木偶狗站在丽娜面前。

像上次一样，丽娜只笑了一下，立刻又扑上去！木偶狗又瘫在地上。丽娜撕着自己的耳朵。……无论丽娜怎么苦苦哀求，小老鼠们也不敢再出来装狗了。

丽娜天天都在想着她和木偶狗游戏的日子。她恨自己，恨自己不该发现木偶狗是老鼠装的；她恨老鼠，恨老鼠不该露出马脚。

丽娜不吃不喝，在忧郁中死去了。

四只小老鼠把丽娜和布袋木偶狗埋在一起。

猫过鼠年

"看！老鼠！"黑利悄悄告诉自己的伙伴白利。

"真胆大！他竟敢站在桌子上！"白利气呼呼地说。

这只老鼠真是胆大包天，大白天的居然站在桌子上，还冲黑利和白利笑呢！不过他的个头真不小，和黑利白利差不多大。

"我还是头一次见这么大的老鼠。"白利一边磨爪子一边说。

"他耳朵真大，一定很好使。咱们得轻点儿。"黑利说。

"你从左边，我从右边。咱们同时冲上去。"“行。”黑利和白利是女主人养的两只猫，每当他俩抓到老鼠，女主人都要奖赏他们，给他们鱼吃。

"预备--冲！"黑利发口令了。

黑利和白利像两颗炮弹，"嗖"地飞了过去，一跃就窜上了桌子，一左一右，紧紧地抓住了大老鼠。

只听"噗哧"一声，大老鼠瘫在了桌子上。

"我当他有多厉害，原来是个胆小鬼！"黑利得意地说，"快叫主人！"白利大声叫起来。每当抓到老鼠，他们都是这样向主人报功的。

门开了，女主人从另一间屋里跑过来。

"啊？"女主人一看就火了，黑利和白利把她刚买来的塑料吹气老鼠给抓破了！

"好啊，你们简直是胆大包天！"女主人顺手抄起笤帚，没头没脑地朝黑利和白利打去。

黑利和白利傻了，一时反应不过来。今天是怎么啦？抓老鼠反而挨打！

黑利和白利身上、头上重重地挨了几下笤帚，疼得他俩慌忙钻到床底下。女主人的叫骂声不时传到床下。黑利和白利一边打哆嗦，一边偷偷往外看。

"黑利，你看，女主人干什么哪？"白利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黑利一看，女主人拿起瘫在桌子上的那只大老鼠，把它贴在自己嘴上。

"啊！她亲老鼠呢！"黑利愣住了。

白利和黑利一下瘫倒在地上。他俩实在想不通这是怎么回事。

"你听，哪儿在敲锣打鼓？"黑利说。

"好像是。……"白利仔细听了听，"老鼠洞里。……"黑利和白利悄悄来到老鼠洞旁边，往里一看，哎哟，里边真热闹，不但吹吹打打，还跳舞呢！

"你看看，他们在干什么？"白利说，"黑利你眼神儿好。"黑利趴在洞口往里一看，好家伙，老鼠洞里灯火通明，小老鼠们围成圈跳着欢快的舞蹈，洞里还挂着一块红布，上边写着四个大字：庆祝 竽辘八 窃悴熳 J 竽辘？黑利告诉白利。

"鼠年？"白利一愣。

"就是，哪儿来的什么鼠年？"黑利也是头一次听说。

"静一静，静一静！"老鼠洞里传出一个声音。小老鼠们停止了舞蹈，乐队也安静下来。

"快听！"黑利对白利说。

"诸位同胞，"一个小老鼠在讲话，"今年是我们鼠年，连今年出生的人都要属我们老鼠，什么挂历上呀，邮票上呀，都要画上我们老鼠！能碰上鼠年不容易呀！十二年才转一次呢！

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才过一次！"

"噢--"小老鼠们欢呼起来。

"咱们鼠在属相里还是头一个呢！"另一只小老鼠说，"下边才是牛年、虎年。……"白利和黑利屏住呼吸等着说猫年，可是，猪年一完，就没了。

"没有咱们猫年？"黑利不信。

"没有。"白利垂头丧气地说。

"没听错？"

白利点点头。

黑利和白利不明白：人讨厌老鼠，为什么还有鼠年？人喜欢猫，干吗没有猫年？

"一定是他们又喜欢老鼠了！"黑利叹了口气。

"怎么会呢？老鼠吃粮食呀！"白利不信。

"咱们也吃粮食呀！"

"可咱们不偷呀！"

"野猫就偷。"

"。……"

黑利和白利本以为女主人要轰他俩走，谢天谢地，没有轰。不过，自从他俩咬了女主人疼爱的大老鼠后，女主人一直对他俩绷着脸。黑利和白利小心翼翼地看女主人的脸色行事。

大老鼠又站在桌子上了。黑利和白利对于一只老鼠这样公然地站在他俩面前很快就习惯了，他俩再不敢对他有半点儿不敬了。

女主人每天都要亲大老鼠一次。"大概是因为我们咬伤了他吧。"白利和黑利这么想。

从前，女主人是亲白利和黑利的。

一天，窗外吹进来一阵风，把大老鼠从桌子上吹到了地上。

白利和黑利吓坏了，他俩争先恐后地跑上去抬起大老鼠，把他送回桌子上。正巧女主人进来了，她看见黑利和白利对大老鼠这样友好，高兴极了，赏给黑利和白利一条鱼。

从前是抓到老鼠赏鱼。现在是对老鼠友好赏鱼。只要能吃到鱼就行，黑利和白利一边吃一边想。

这几天变化真大呀！女主人的窗帘上、挂历上、床单上，都画着老鼠。黑利和白利为了讨女主人高兴，为了吃到鱼，每见到家里新来的老鼠都要鞠一个躬，逗得女主人哈哈笑，还让他们给客人表演呢！

四

"要是把地洞里的老鼠们都请出来玩，女主人一定赏给咱们很多鱼！"黑利太想吃鱼了。

"对，去请他们！"白利赞成。

黑利和白利来到床底下的老鼠洞旁。

"尊敬的老鼠先生们，你们能出来玩一会儿吗？"黑利对着洞口柔声柔气地说。

"你又耍什么花招儿呀？"一只小老鼠问。

"不敢！不敢！我是真心实意请你们。"黑利一听见老笏邓 ；尸卸帕?一跳。心想，这话要是让女主人听见了，还不得扒去他黑利一层皮呀--竟敢对老鼠耍花招儿？

"我去给他们拿点儿吃的来！"白利跑出去了。不一会儿，他端来一盘点心。

黑利把点心一块一块递进老鼠洞，一边递一边想，要是女主人知道了，会多高兴呀！

"你先吃一口！每个都咬一口！"小老鼠们又把点心都推了出来。

"哎呀，你们想到哪儿去啦！"黑利在每块点心上咬了一口。

白利又把点心递进洞里，说："别嫌脏。"小老鼠们趴在洞口看见黑利没动静，就大吃起来。

"能出来玩一会儿吗？"白利低声下气地邀请小老鼠们。

一只胆子大的小老鼠跑出来，黑利和白利向他鞠了一躬。

瞧他小老鼠看看没事儿，也都跑了出来。有的拽黑利的胡子，有的往白利的耳朵里塞土。黑利和白利看见小老鼠们笑得前仰后合，心里真高兴，他俩唯一觉得遗憾的是--女主人不在旁边。

"明天晚上六点，我和白利请诸位阁下会餐，敬请光临。"黑利想出了一个好主意。

小老鼠们同意了。

晚上六点，是女主人下班到家的时间。黑利和白利要把小老鼠们请到女主人的餐桌上会餐，让女主人高兴高兴！她一定会重赏黑利和白利的。

五

这天晚上，当女主人下班走进屋时，她惊呆了。

在她的餐桌上，二十多只小老鼠围成圈儿大吃大喝。黑利和白利站在一旁端着盘子伺候。

看见女主人回来了，白利和黑利更来劲儿了，使劲儿往老鼠们的碗里添菜。

女主人用力闭了一下眼睛，睁开再看，她全身的血几乎都涌上了头。

女主人勃然大怒，她抄起门后的拖把，横扫过去，黑利、白利和小老鼠们全被扫下了桌子。盘子、碗摔得粉碎。

女主人追着小老鼠打。

黑利和白利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她又不喜欢老鼠了！"黑利很快作出了反应。

"啊！"白利稍微迟疑了一下，但他已练出了迅速适应变化的本领。

白利一个猛虎抓食，死死抓住了桌子上那只神气的大老鼠，并且狠狠地咬了他一口。大老鼠像上次那样瘫在桌子上。

黑利也不甘落后，他往墙上一蹿，把那张画有老鼠的挂历猛地拽下来，三下两下撕得粉碎。

白利和黑利又把床单上的老鼠、窗帘上的老鼠统统撕破，直到女主人的棍子落到他俩头上，他俩才住手。

这一棍子真狠呀！打得白利和黑利两眼冒金星。他俩没命地逃出屋子。身后传来女主人歇斯底里的骂声。

晚上，白利和黑利试探性地回到屋里，立刻又被女主人打了出去。这回，白利和黑利明白了，女主人不要他们了。

从此，白利和黑利变成野猫了。他俩过着饥一顿饱一顿的流浪生活。

白利和黑利到死也不明白，为什么有鼠年而没有猫年，为什么在鼠年他们有这等遭遇？其实，他们应该明白。

老鼠转笔刀

皮皮鲁过生日时，妈妈送给他一件小小的礼物--塑料老鼠转笔刀。皮皮鲁是属老鼠的，所以他特别喜欢这件礼物，把它放在写字台上。

没想到只过了三天，老鼠转笔刀不见了！还丢了一支铅笔！皮皮鲁翻遍了抽屉、书包、柜子。.....都没有老鼠转笔刀的影子。

看儿子急成这样，爸爸又给皮皮鲁买了个老鼠转笔刀。这次皮皮鲁用细绳子把它拴在台礎E上。没想到第二天老鼠转笔刀又不翼而飞了，只剩下半截绳子拴在台礎E柱上。

这回爸爸妈妈不相信儿子了，他们觉得一定是皮皮鲁在捣乱。不管皮皮鲁怎么苦苦哀求和解释，爸爸妈妈也不给他买老鼠转笔刀了。

"可他总得有个转笔刀呀，你看他用刀子削出来的铅笔，多难看！"爸爸跟妈妈商量。

"那就给他买个别的转笔刀吧。"妈妈说。

于是，皮皮鲁得到了一个小鸭子转笔刀。你说怪不怪，小鸭子转笔刀一直皮皮安安地呆在皮皮鲁的桌子上，为皮皮鲁写作业立下了汗马功劳。

一年以后，皮皮鲁在床底下偶然找到了那两个老鼠转笔刀，他高兴极了！可是，老鼠转笔刀已经锈了，不能削铅笔了。

"它们是怎样跑到床底下来的？"怪了。这可真是一个谜。

为了庆祝鼠年，老鼠世界出版了一起专刊，披露了这件事的内幕。

"特大新闻！特大新闻！"一只嘴特别尖的小老鼠从洞外跑进来。

"什么事？"一只长着长尾巴的小老鼠问。

"来了一只陌生的老鼠！"尖嘴兴奋地说。

"在哪儿？"长尾巴迫不及待地问。

"在皮皮鲁的桌子上。"

"在皮皮鲁的桌子上？现在？大白天？" "真的，不信你去看。"长尾巴不相信一只老鼠敢大白天呆在皮皮鲁的桌子上。

他跟着尖嘴出了洞。

长尾巴和尖嘴是弟兄俩，在皮皮鲁家住了很长时间了。尖嘴和长尾巴既怕皮皮鲁又恨皮皮鲁。皮皮鲁老让他们没饭吃。

尖嘴和长尾巴没事儿就在一起骂皮皮鲁，连皮皮鲁的名字他们都觉得不顺耳。

"真的！他真敢大白天呆在皮皮鲁的桌子上！"长尾巴惊呆了，他揉了揉眼睛。

"这家伙一定有点儿本事！"尖嘴说。

"别急，皮皮鲁还没回来呢，咱们看看皮皮鲁回来后他怎么对付他。要是皮皮鲁进屋后他还敢呆在桌子上，我才服他呢！"长尾巴说。

门响了。皮皮鲁放学回家了。

尖嘴和长尾巴躲在床底下等待着惊心动魄的场面出现。

"他还没跑！"尖嘴屏住呼吸说。

"够意思！"长尾巴不得不承认桌子上的老鼠有点儿胆量。

"哎，皮皮鲁抓住他了！"尖嘴惊叫起来。

"啊！"长尾巴简直不敢想象被皮皮鲁抓住是什么滋味儿。

想一下，浑身就打一次哆嗦。

"你看，皮皮鲁干什么哪！"尖嘴愣了。

皮皮鲁把一支铅笔插进那只老鼠的屁股里，使劲儿转着。

不一会儿，铅笔被削尖了。

"多疼呀，皮皮鲁真狠！"长尾巴下意识地摸摸自己的屁股皮皮鲁把那只老鼠放回桌子上。

"他还不跑？！"尖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只见皮皮鲁对那只老鼠说："谢谢你！"还剥了一块糖放在他面前。

"糖！"尖嘴咽了一下唾沫。"那个傻瓜，他怎么不吃！" "还是奶油糖呢！"长尾巴羡慕地死盯着看。

尖嘴和长尾巴不明白皮皮鲁为什么对这只老鼠这么优待。

"他可以公开呆在桌子上！"尖嘴嫉妒了。

"旁边就是饼干盒子！"长尾巴强调说。

"一定是他能帮皮皮鲁削铅笔，"尖嘴恍然大悟，"皮皮鲁就对他好！" "这小子还挺仗义。"长尾巴眼珠一转。"要是咱们也帮他削铅笔呢？" "他也会给咱们糖吃！" "也会让咱们呆在饼干盒旁边！"尖嘴和长尾巴激动了，他们决定试试。

三

这天晚上，长尾巴和尖嘴从皮皮鲁的桌子上偷回了一支铅笔。

"你先试吧？"尖嘴看着粗粗的铅笔，有点儿发怵。

"你先试吧！别那么没出息，你看桌子上那家伙，个头比你小多了，他都能忍住疼。"长尾巴给尖嘴打气。

"来！"尖嘴想起能吃奶油糖，胆子大了。

尖嘴往地上一趴，撅起了屁股。

"哎哟！"尖嘴疼得直咧嘴。他觉着自己的肠子被铅笔绞得乱了套，"哇"的一声吐了。

"不干了！不干了！"尖嘴往前一窜，摆脱了铅笔，在一旁揉屁股。

长尾巴一看尖嘴疼成这样，有点儿害怕。可又一想，自己还是试试吧，万一有这本事呢！

尖嘴拿起了铅笔。……只听长尾巴大叫一声，疼得昏了过去。吓得尖嘴慌忙给长尾巴做鼠工呼吸。

试验失败了，长尾巴和尖嘴没有削铅笔的本事，他们吃不上奶油糖了。

四

尖嘴和长尾巴每天躲在床下看着皮皮鲁和那只老鼠亲近。给他东西吃--尽管他不吃。第三天，尖嘴和长尾巴受不了了。

这天晚上，长尾巴和尖嘴悄悄爬上了桌子，小心翼翼地走到那只老鼠身边。

"喂，本事不小呀！"尖嘴试探地问了一句。他随时做好跑的准备。他们还不摸这位同胞的底细。

看他没反应，长尾巴走近了一步。

"够意思，天天守着饼干盒呀！"长尾巴酸不溜丢地冒出一句。

那只老鼠还不说话。

"气巴！"尖嘴骂人了。"看你和皮皮鲁那亲热劲儿！" "以后每天给我们送点儿吃的怎么样？"长尾巴厚颜无耻地说。

那只老鼠不理他们。

尖嘴忽然冲上去踢了他一脚，又赶紧退回来。那老鼠仍然一动不动。

长尾巴来劲了，他就喜欢打不敢反抗的东西，只见他劈头盖脸打了那只老鼠几个耳光。

还是没反应。

"把他拖走，谁也别享福！"尖嘴说。

长尾巴二话没说，和尖嘴把那只老鼠拖回了洞里，关起门来。

长尾巴和尖嘴心里踏实了，他们美美地睡了一觉。

五

"又来了一只会削铅笔的老鼠！"尖嘴告诉长尾巴。

"啊？！"长尾巴生气了。他和尖嘴一样，恨所有会用屁股削铅笔的老鼠--因为他和尖嘴没有这种本事。

"绑架！"长尾巴咬牙切齿地说。

当天晚上，第二只会削铅笔的老鼠被关进了洞里。

长尾巴、尖嘴贝服了，尽管他们像往常一样饿肚子，但饿得痛快、解气！

"来了一只会削铅笔的小鸭子。"一天，尖嘴从外边跑进来，语气一点儿也不惊讶。

"鸭子？"长尾巴也没生气，"鸭子可以。"只要不是老鼠就行！

六

一年以后，当皮皮鲁找到两个老鼠转笔刀时，他们的刀锋都生了锈，不能削铅笔了。

尖嘴和长尾巴笑了--饿着肚子笑了。

老鼠打电话

居住在总督办公室的老鼠莫达，在总督下班后正要悄悄溜出来找吃的，忽然，办公桌上的电话铃响了。

铃声吓了莫达一跳，他定定神。好奇心促使他拿起了电话。

"喂，是总督大人吗？"电话里传出了声音。

"嗯。"莫达代总督答应了。

"我是粮食部长。请问本月粮食是否涨价？" "不涨！"莫达觉得粮食涨价对老鼠不利。

"是。阁下还有什么吩咐吗？"

"没有了。"

"祝您晚安。"

电话挂上了。

莫达兴奋了，他居然当了一回总督！莫达原以为总督是非常了不起的人物，必须具有非凡的才干。现在看来，总督也没什么了不起，他莫达不是也当了一回吗？而且还当得满不错，莫达得意地想，连部长都对他说"祝您晚安"。呃！看来，只要是总督，部长才不管是人还是老鼠，都会一样尊敬的。

莫达把出来找东西吃的事忘得一干二净。刚才他的肚子还"咕咕"叫呢，现在也不叫了。他决定用总督的名义往外边打个电话，试试自己是否真的胜任总督工作。

"下达什么命令呢？"莫达为难了，他在总督的大办公桌上来回踱着步。

"对，下达一条关于禁止养猫的命令！"莫达心里一亮。他在玻璃板下面的电话号码表中，查找卫生部的电话号码。

莫达恨猫。他原来住在一家食品店里，同他的三个哥哥在一起？。那家食品店养了一只大猫，他处处同莫达兄弟作对。

为了生存，莫达和他的哥哥们绞尽脑汁同猫周旋。莫达几次差点儿被大猫抓住，都是哥哥们在千钧一发之际救了他。为了不给哥哥添麻烦，莫达偷偷从家里跑出来，到总督办公室落了户--在老鼠眼里，总督办公室比食品店的级别低多了。

离开家后的这些天，莫达时时刻刻都在惦念自己的哥哥们。莫达的哥哥对他太好了，弄来一点儿吃的东西，总是先让他吃；当大猫威胁到莫达的安危时，哥哥们总是奋不顾身地救护他。

卫生部的电话号码找到了。莫达以总督的身份开始拨电话。

"喂，是卫生部长吗？"莫达问。

"是呀。"

"我是总督。"

"阁下有什么吩咐？"

"明天早晨发布一项命令。"

"我拿一下笔。……好了，请阁下说吧。" "《关于本城禁止养猫的公告》。……" "禁止养猫？" "对！继续记录！"莫达经常偷听总督打电话，很熟悉他的口气。

"是。"

"近来本城猫患严重，影响到全市公民的健康。为此，卫生部奉总督之命，即日起禁止在本城养猫。如有违抗者，没收一切财产。完了。" "阁下还

有什么吩咐吗？"“明天一早就发！”“是。祝阁下晚安。”两个部长祝过莫达晚安了。

放下电话，莫达在总督的办公桌上翻了一个跟头，他决定马上回家去，把这个意外的好消息告诉哥哥们。以后，他就要和哥哥们生活在一起了，再不会有猫来威胁他们的生存了。想到这儿，莫达激动得站都站不稳了。他简直想象不出没有猫的日子该怎么过，他和哥哥们再也不用为安全担忧，可以欢欢乐乐地在一起玩，随便吃东西，想吃什么就吃什么。……莫达离开了总督办公室，借着月色，用最快的速度朝食品店跑去。

好不容易躲过了大猫的视线，莫达气喘吁吁地跑进他家的洞。

三个哥哥正围着一块点心互相推让着。

"你们在干什么？"莫达问。

弟弟的突然出现给三个哥哥带来了喜悦。自从莫达失踪后，他们到处找他，还以为莫达让大猫吃了呢！兄弟好久不见，格外亲热。他们热烈拥抱着。

"你们干什么呢？"莫达指指点心，又问。

原来，老鼠三兄弟使用调虎离山计--老大冒着生命危险引走大猫，老二和老三趁机弄来了这块点心。可弄回来后谁都舍不得吃，你让我，我让你。

"唉，从明天起，点心就随便吃啦！"莫达告诉哥哥们。

"随便吃？你在做梦吧！"老大笑了。

"真的，骗你是猫！"莫达把他用总督的名义发布的命令告诉了哥哥们。

"全城几十万人，会听你一只老鼠的命令？"老二摇摇头。

"我是在总督办公室打的电话呀！"

"在总督办公室打电话你也是老鼠呀！"老三笑得前仰后合。

说什么哥哥们也不信。

第二天上午，他们信了。食品店的大花猫被处决了。全城的猫都被处决了。

当总督关于禁止养猫的命令刚刚发布的时候，在全城的公民中引起了骚动。

"不许养猫？那老鼠怎么办，还不翻了天！" "粮食怎么办？本来就丢得够多了！" "找总督去！" 公民们不干，在总督府门前抗议。

总督记不清自己昨天是否发布过关于禁止养猫的命令，就像他记不清自己的职责一样。总督的智力水平相当于幼儿园的小朋友。他唯一关心的是维护自己的威信，他决不允许别人违抗他的命令--即使是错误的命令。

总督立即发布了关于禁止养猫的第二号通令，重申违抗者没收一切财产。

公民们老实了，其实他们就会瞎咋唬，一涉及财产就蔫了。于是，全城的猫倒霉了。

全城的老鼠都在开庆祝会。

莫达家里更是热闹非凡。

"老弟，你真行呀！"老大敬了莫达一杯酒。

"看来，咱们老鼠进了总督办公室，也能当总督。"老二说。

"那当然！一点儿不比他们差！"老三跟着说。

莫达给全城的老鼠家族立了大功，三个哥哥为有这样能干的弟弟感到骄傲。

"我永远也不和哥哥们分开了。"莫达这样想。

莫达万万没有想到，第二天，三个哥哥为了争夺一块奶油蛋糕发生了战争。

猫没有了，鼠兄弟们可以随便在食品店中出入了。这天夜里，四兄弟出来吃东西，莫达的三个哥哥几乎是同时发现了一块高级奶油蛋糕。

老三跑得快，抢先一步。他刚要动手，被身后的老二推倒在地。还没等老二张开嘴，老大一把将老二搯出去几尺远。

"我先看见的！"老三急了。

"我先看见的！"老二也急了。

"是我先看见的！"老大仗着自己劲大。

老三和老二互相看了一眼，从不同的方向朝老大盍E过去。

莫达吓坏了。他看见旁边有许多蛋糕，都可以随便吃呀！

干吗要打架呢？虽然只有这一块高级奶油蛋糕，可从前哥哥们能吃上普通的蛋糕就激动得三天三夜睡不着觉呀！

"别打！别打！"莫达冲上去劝阻。

老二推开莫达，朝老大扑过去。老三从另一个方向朝老大扑过来。三只老鼠滚作一团，发出尖叫声，厮咬声，地上开始出现了斑斑血迹。

奶油蛋糕被压得稀烂，谁也没吃成。

老二和老三加起来也不是老大的对手，他俩抱着头鼠窜而逃。老二被抓瞎了一只眼，老三的鼻子被撕了下来。莫达想拦也拦不住他们逃跑的速度，比猫在后面追时还快十倍。

"大哥，这多不好！"莫达说。

"少废话！"老大吐出一颗松动的牙齿，"你跟他们走，滚！"莫达愣了。这就是曾经救过他命的大哥吗？这就是为了不让弟兄们饿死，经常冒着生命危险使用"调猫离山计"的大哥吗？

"滚！"

莫达含着眼泪走了。

从此，莫达和老二、老三被老大从家里轰了出来，他们在食品店的一个空箱子里住着。

老大将整个食品店的食物都霸占了，他不准莫达他们吃一口！莫达和两个哥哥饿得两眼发黑，四肢无力。他们发现，老大比猫难对付多了--他完全了解老鼠的底细呀！对他使用调虎离山计？笑话，他发明的！

现在，莫达和老二、老三比从前怕猫还怕自己的亲哥哥。

老大时刻想置三个弟弟于死地，这样，他就可以独霸整个食品店了。

四

终于有一天，老二和老三饿得实在受不了了，他们密谋吃掉莫达。

莫达没白在总督办公室住过，他向总督学了一手窃听别人谈话的过硬功夫。哥哥的密谋被他察觉了。

莫达提前藏了起来。

他亲眼看着老二将老三吃了。

莫达两腿发软，他强忍着逃出了食起店。莫达回想起第一次离开食品店的情景，那是因为怕大猫呀！

外界的情景更使莫达大吃一惊。老鼠们互相残杀着，身强力壮的老鼠霸占着食物，吃不上东西的老鼠比猫在时多多了。成为霸主的老鼠对自己的同胞比猫凶狠几十倍。……莫达想起了猫在的时候，老鼠家族的和睦情景。

莫达想猫了。

一只名叫莫达的老鼠想猫了。

五

城市的全体公民终于意识到了总督的英明：自从禁止养猫以后，丢失的粮食大大减少了！

报社记者争相采访总督。关于总督如何如何拟出禁止养猫的通令以及他的英明乃至洞察一切的报道比比皆是。据说，靠报道这次新闻起家的记者就有两百多人！

莫达无家可归了，他随时都有被同胞吃掉的危险。

莫达想起了总督办公室的电话。

"再以总督名义打一个提倡养猫的电话！"莫达灵机一动。

夜间，莫达来到总督办公室，拨通了警察局长家的电话，他要让警察局长来传总督的命令：必须养猫！

电话拨通了。

"警察局长吗？我是总督。"

"阁下有何吩咐？"

"明天早晨，不，就是现在，你发布一条关于公民必须养猫的通令。"

"必须养猫？" "对！" "是。我记录。" "《关于全城公民必须养猫的通令》。本局奉总督之命宣布，从即日起，本城公民每户必须养猫一只以上，多养者有奖，不养者逮捕法办！" "完了？" "完了。现在就发。" "是！祝阁下晚安！"莫达对这最后一句话已经不感兴趣了。

一只老鼠，一只叫莫达的老鼠，在幽静的夜里，以总督的名义，发布了全城公民必须养猫的命令。

打完电话后，莫达美美地睡了一觉。明天，他的同胞就会和好的。关于这一点，莫达坚信不疑。但他作梦也没想到，全城公民一致反对养猫。因为他们懂得了消灭老鼠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养猫。

真假米老鼠

一只小老鼠费尽心机，冒着生命危险，偷来一块牛奶糖。

他最爱吃糖，自称糖老鼠。

当糖老鼠正准备美美地享受一番时，他大吃一惊--牛奶糖的包装纸上也有有一只老鼠！

"人最怕我们老鼠偷吃他们的东西，怎么把个老鼠放在糖纸上？"糖老鼠纳闷了。

"喂，老弟，你不喜欢吃糖？"糖老鼠对这位同胞的自制力表示惊讶。

"我是米老鼠。"糖纸上的老鼠说。

"噢，米老鼠可能爱吃米。"糖老鼠想。

"那我可不客气了。"糖老鼠说完三口两口把牛奶糖吞了。

吃完糖，糖老鼠抹抹嘴，还想吃："喂，你是怎么住在这块糖上的？"“在糖果厂住上的。”米老鼠说，"糖果厂里还有我的许多弟兄，每只米老鼠住一块糖。"“我去行吗？”糖老鼠脑子一转，要是天天住在糖堆里，那日子，该多甜呀！

“你这模样不行，人家一眼就能发现你不是米老鼠。”“那要是我化装一下呢？”“你试试。”糖老鼠照着米老鼠的样子化装了一番，还挺像。

化装成米老鼠的糖老鼠出发去糖果厂了。

二

来到糖果厂，糖老鼠混在米老鼠群里，没被工人发现。

糖老鼠也分到了一张漂亮的玻璃糖纸。

朝思暮想的时刻到了，糖老鼠得到了一块牛奶糖。他使劲儿咽着口水。在车间里他没有轻举妄动：被人发觉了可不是闹着玩的。

糖老鼠跟着牛奶糖刚一进仓库，便迫不及待地从小糖纸上跳下来，扛起牛奶糖就跑。

糖老鼠跑回家，告诉他的伙伴们，他可以天天吃糖了，还动员伙伴们和他一起去装扮米老鼠。

能天天吃糖！老鼠们一传十，十传百。转眼间，成千上万只老鼠化装成米老鼠，跟着糖老鼠，浩浩荡荡地向糖果厂进军了。

没过几天，糖果厂就发现牛奶糖大批丢失：仓库的地上净是空白的糖纸，上边的米老鼠也不见了！

"一定是混进了假米老鼠。"工程师说。

"怎么办呢？"经理慌了，工厂的损失太大了。

"养一只猫吧！让猫来鉴别真假米老鼠。"工程师点子多。

经理大喜，命令人立即找一只猫来。买也行。

于是，糖果厂花大价钱买了一只花猫。花猫进厂那天，受到了全厂职工的隆重欢迎。大家把她看成是救星--丢失糖果的经济损失，影响大家的福利了。

厂方先款待了花猫一顿红烧鱼。以后，不断有人给花猫送好吃的。

三

花猫忠实于自己的主人，她每天都从米老鼠群里抓出不少假米老鼠，而且从来没冤枉过真米老鼠。

假米老鼠们恨死了花猫，不管他们化装得多像，也躲不过花猫的眼睛。

假米老鼠越抓越少，牛奶糖也不大丢了。终于，假米老鼠全抓光了，牛奶糖也一块不丢了。

花猫等待着主人重重地赏她。

这天上午，花猫蜷缩在经理的办公桌底下睡觉。经理和工程师的对话吵醒了她。

"现在糖果已经不丢了。"工程师说。

"很好。"经理笑了。

"花猫已经没用了。她每天要吃一元钱的食物，十天就是十元，一年就是三百六十元，十年就是。....." "哎呀，这给厂里造成的经济损失太大了！"

"明天把她卖了吧！" "扔了也行。"花猫傻眼了，她不想离开糖果厂。

怎么办呢？趁经理他们不注意，花猫回到自己的窝里。她把十几只假米老鼠关在笼子里，作为玩艺儿，没事儿时逗着玩。

花猫打开笼子门，请假米老鼠们出来。

假米老鼠不敢出来。

"快出来！谁不出来我吃了谁！"花猫急了，"快去仓库，去吃糖！越多越好！"假米老鼠们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那只糖老鼠也在笼子里，他胆子大，带头朝仓库跑去。其他老鼠跟在后面。

糖老鼠他们帮了花猫的忙--糖果厂又开始丢糖了。花猫不能走！

四

这回花猫有经验了，她把假米老鼠控制在一定数量之内。

为了保持平衡，她还抓了不少真米老鼠呢！

每当花猫馋了时，就让假米老鼠的数量多一些，这样厂方就重视她了，给她好吃的，哄着她。吃够了油水，花猫再把假米老鼠的数量减少一些，让主人知道没白喂她好吃的。花猫呢，顺便消化油水。

后来，假米老鼠们一只只吃得肥头大耳。

花猫也吃得大腹便便。

年终糖果厂授奖时，花猫数居然最多。

糖老鼠有点儿不服气，他觉得花猫的功劳也有他一份儿。

老鼠整容

小老鼠拉丝发现了一个奇迹：他居住的这座房屋里的主人不知从哪儿弄来一只松鼠，关在笼子里，每天还喂他好吃的！

拉丝纳闷了：他在野外见过松鼠，那些家伙偷起粮食来一点儿也不比老鼠差，为什么人却养着他们呢？

拉丝终于明白了，一定是因为松鼠被关在笼子里，不能再去偷粮食了，所以人也就对他好了。

房间里还有一只空笼子。拉丝为了能过上饱食终日的的生活，决定把自己关进去。

晚上，拉丝悄悄钻进那只空笼子，把小门关上。

第二天早晨，拉丝等着主人喂他。

主人喂完了松鼠，准备出门了，他根本没看见拉丝。

拉丝使劲儿在笼子里上下蹦跳着，故意发出响声，想把主人的注意力吸引过来。

"啊！老鼠！"主人惊叫道。"大明，快把隔壁二婶家的黑猫抱来！"那只黑猫是拉丝的死对头。拉丝一听主人的儿子去抱黑猫了，慌忙推开笼子的小门，夺路而逃。

"总算没落到黑猫手里，谢天谢地。"拉丝喘着粗气跑回洞里。

拉丝越想越生气,干吗他松鼠可以享受这般高级待遇,而他拉丝却不行?如果松鼠不偷粮食,拉丝才不眼红呢,可松鼠偷得比拉丝不差呀!

"主人不知道他也偷粮食吧?"

拉丝决定去问问松鼠。

这天,趁房间里没人,拉丝爬到关松鼠的笼子上。

"老弟,那天吓坏了吧?嘻嘻!"拉丝还没开口,松鼠先说话了,他嘲笑拉丝。

"你别得意!"拉丝被激怒了,"你也偷吃粮食,别在这儿人模狗样地装正经!我告诉你的主人去!" "告诉去吧,主人早就知道!"松鼠满不在乎地说,"他们的《辞海》里都写着呢!知道《辞海》吗?那书厚得能砸死你!再说一遍,《辞海》里都写着我们松鼠也偷粮食吃!"拉丝愣了。

"那。.....那他们干吗还养着你?"拉丝嫉妒了。

"我长得漂亮!"松鼠边说边故意在拉丝面前摇了摇大尾巴。

拉丝明白了,只要长得漂亮,偷多少粮食都没关系。人恨老鼠,并不是因为老鼠偷粮食,而是因为他们长得难看。

拉丝泄气了,长相无法改变呀!再没有比提前知道自己一生都不会有出头之日更令人伤心的事了。拉丝绝望了。

晚上,拉丝忽然想起大街上有一座美容院,听说长得难看的人进去后能变得好看。生活在美容院里的老鼠一定会整容--看也看会了!

拉丝兴奋了,他决定去美容院整容。

拉丝来到美容院，找到了居住在这里的同胞。

"能给我整容吗？"拉丝开门见山地问。

"你，整容？"同胞们吃了一惊。他们还是头一次听说老鼠整容。

拉丝肯定地点点头。

"干吗整容？你不是很漂亮吗？"一位鼠姑娘酸溜溜地说。

"你看着漂亮，人看着可不漂亮！你们能按照人的标准给我整容吗？"拉丝接着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老鼠们觉得这是个新鲜事儿，说不定整容后真能受到人类的宠爱呢！反正又不是在自己身上做试验，让这位非亲非故的同胞去冒一次险，无关痛痒，也许能改变大家的命运呢！

美容院的老鼠们同意给拉丝整容了。他们对整容的方法早就看会了，只需把一些工具改装得小一些就行，这难不住老鼠们。一个小时后，准备工作就都做好了。

"先整脸吧！"老鼠美容师说。

"行。"拉丝躺在椅子上。

"别怕疼，我给你割一道双眼皮。"老鼠美容师举起刀子。

"人觉得双眼皮美。"

"那就割四道眼皮吧！"拉丝想，既然双眼皮美，那一定越双越美。

拉丝还真不含糊，为了美，连一声都没吭！

"把你的胡子烫一烫吧？"另一位老鼠美容师建议。"人都爱把毛弄成弯弯曲曲的。" "好吧！"拉丝毫不犹豫。

"冷烫还是电烫？"美容师问。

"冷烫？电烫？"拉丝不懂。

美容师解释给他听。

"哪种能把胡子烫得更弯？"拉丝问。

"大概是电烫吧！"

"那就电烫。"

几个铁夹子把拉丝的胡子夹住，电烫开始了。

烫完胡子后，美容师们决定把拉丝的鼻梁加高一点儿。由于缺乏经验，这项手术失败了。最后只好从拉丝的尾巴上截下一段，缝在鼻子上。

"尾巴能换个大的吗？像松鼠那样的。"拉丝要求。

"没问题！"美容师们找来一个兔子的尾巴，移植到拉丝的屁股上。

别看兔子尾巴长在兔子身上不显眼，可安在拉丝身上就非常壮观了。

"身上的毛能改变一下颜色吗？"拉丝问。

"可以，人还染发呢！"老鼠美容师立即拿染料去了。

"染什么颜色？"

"黄的吧！"拉丝觉得黄颜色显眼。

转眼之间，拉丝全身上下变成了黄色。

现在，连拉丝也不认识自己了，多漂亮的一只老鼠呀！真是美鼠男子。

拉丝告别了第一代老鼠美容师们，决定去人间闯闯。

四

拉丝的出现，立即轰动了人类整个动物研究界，继而轰动了整个世界！别说拉丝，就连发现拉丝的那个孩子也出了大名。

作为世界珍奇动物，在几十名便衣警察的护卫下，拉丝被送进一座乳白色的大厦里。从此，拉丝的命运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每天，来采访拉丝的新闻记者络绎不绝，他们给拉丝拍电影，拍电视，拍彩色照片，还为他写专访。拉丝还在记者群里认出了他原先的主人。主人为了挤进来给拉丝拍一张相，累得满头大汗。其实，拉丝和他在一个屋顶下生活了两年。

拉丝每天喝牛奶，吃"山珍海味"。还有几个专门护士给他做脑电图，心电图，量体温，测血压。拉丝想起他的主人曾经为了做一次脑电图，四处奔走，到头来还是没做成。拉丝觉得当一个普通的人，真不如当一头稀有动物好。

拉丝心满意足了，他过着豪华的生活。几百个专门人员伺候他。全世界的人都通过电视见他。只有外国元首来访问时，才被允许亲眼见他一次，连部长都不行！拉丝已接见过几十位外国元首了。

五

拉丝地位的变化，轰动了整个老鼠世界，成千上万的老鼠赶到美容院来整容。

美容院生意兴隆，老鼠美容师们都发了大财。来整一次容，必须带三斤香肠，四斤油炸花生米，一斤香油。少一点儿也不行。

老鼠美容院扩建成一座真正的美容院，就在人的美容院下边，和人的美容院同时营业，互不干扰。当然，整容的原料都是人的美容院免费供应的。

所有来整容的老鼠都要求按照拉丝的模样整，这倒方便了美容师们--只要准备一道工序就行了。

来整容的老鼠越来越多，到目前为止。已经预约到二十年后了。连外国老鼠也不远万里赶来了。据说，有一只还上过月球呢--他的生活待遇也远远不如拉丝。

兔子的尾巴成了奇缺的物品。美容院为此贴出布告，凡来整容者，需自带兔尾巴。于是，世上的兔子尾巴越来越短--都因为拉丝移植的是兔尾巴。如果他移植的是猫尾巴，那就更热闹了。

整过容的老鼠越来越多，他们连做梦都想得到拉丝那样的显赫地位。

六

近来拉丝发现，来看他的人渐渐少了。食物的质量也在急剧下降。体温不量了，脑电图没人给做了。

原来，新发现的像拉丝一样的老鼠越来越多，而且数量增长之快，令人类吃惊！拉丝不新鲜了。

终于，动物研究所决定将拉丝制成标本，作为发现的第一只这种老鼠，留作纪念。

其实，拉丝本可以不死的。只要他逃出去，到美容院把身上染成绿颜色，再换一只狗尾巴，就可以恢复原先的地位。

拉丝被成了标本，放在动物研究所里。

那些按照拉丝的模样整了容的老鼠一个也没过上好日子。据说，人类已经公布了一条关于消灭新型鼠群的条文。

糖力、果力和丁丁

像其他小老鼠一样，果力和糖力也怕猫，怕得要命。在他俩生下来那天，爸爸妈妈就告诉他们，听见猫叫就跑。果力和糖力一直牢记着爸爸妈妈的话。虽然他们也经历过不少次危险，差点儿被黑猫丁丁抓住，可总算没有落到丁丁手里。

现在，果力和糖力的爸爸妈妈已经老了，不能出去。找食的工作全落在果力和糖力身上。

如果没有丁丁的威胁，果力和糖力一定能让爸爸妈妈吃上丰盛的食物。可丁丁几乎很少离开屋子，更不许果力和糖力拿食物。就这样，果力和糖力的爸爸妈妈过着饥一顿饱一顿的生活。

看到年迈的爸爸妈妈吃不饱肚子，果力和糖力心里很难过。

"哥哥，咱们得想点儿办法呀，看把爸爸妈妈饿的！"糖力对果力说。

"唉，有什么办法？昨天我不是差点儿让丁丁抓住？"果力叹了口气。

"那天我听收音机里说，音乐能治玻说不定，音乐也能解饿吧？" "拿音乐给爸爸妈妈吃？音乐怎么拿呀？抓得住吗？" "录音机呀！你忘了，桌上有一个那么小的录音机，咱俩准抬得动。"果力眼睛一亮，"对，把录音机搬回家去，给爸爸妈妈听听音乐！"趁丁丁出去的机会，果力和糖力把录音机搬回了家。

"这是什么？"躺在床上的爸爸问。

"录音机。"糖力说。

"录音机？"妈妈没听说过。

"这里边有音乐，音乐能解饿。"果力告诉爸爸妈妈。

爸爸摇摇头，不信。

糖力按了一下录音机上的按钮，喇叭里传出了优美的动物音乐。这是他们家里头一次出现音乐，爸爸妈妈笑了。

看到爸爸妈妈笑了，糖力和果力也笑了。不错，音乐真能解饿。

忽然，录音机里传出一阵猫叫声！多日没下床的爸爸妈妈用最快的速度下床就跑，糖力和果力也吓得掉头就跑。

他们跑到自己家的另一间屋子，才气喘吁吁地站祝怪事，猫没追上来呀！

"你。……你。……你们拿回来的，是。……是一只。……猫？"爸爸脸都吓紫了。

"不。……不。……不是猫，是。……是录音机呀！"糖力喘着气说。

"那。……那。……那怎么。……会学猫叫？"妈妈着心口问。

在自己家里听见猫叫，还是头一次，把她吓坏了。

糖力探头往录音机那边看了看，它还在原地呆着，继续发出猫叫声。

爸爸妈妈和果力的腿不住地哆嗦着。

"明明不是猫嘛！"糖力想。他决定去冒一次险。

二

糖力不顾爸爸妈妈的劝阻，一步一步地朝发出猫叫声的录音机走去。他随时做好掉头逃跑的准备。

录音机纹丝不动，没有冲过来的迹象。

猫叫声继续着。

糖力离录音机越近，腿越哆嗦，他壮着胆子蹭到录音机旁边，猛然冲过去，关上了录音机。

猫叫声果然停止了。

果力扶着爸爸妈妈回到床上。

糖力现在不怕录音机了，既然自己能关上它，就说明它不如自己厉害。

糖力好奇地又按下了放音按钮。录音机里又传出了猫叫声。

爸爸妈妈和果力又朝里屋跑去，但比上次跑得慢多了。糖力虽然也有点儿害怕，但他没跑，随手把录音机关上了。

这样反复开关了几次，连爸爸妈妈也不跑了。糖力和果力就更甭说了，还能和着猫叫打拍子呢！

糖力全家欣赏着音乐，一直到他们的肚子的叫唤声超过了音乐声为止。

"咱们出去找点儿吃的吧？"果力提议。

糖力和果力出去了。

当果力和糖力找到了几颗花生米，正要往家搬时，丁丁已经在暗处盯上了他们。

丁丁悄悄地接近了果力和糖力。他忽然大叫一声："喵--"怪事！果力和糖力听到猫叫没有像往常那样掉头就跑，而是很从容地站在那里，慢慢地回过头来。

原准备冲上去的丁丁愣了。从他生下来时，妈妈就教给他见了老鼠先大叫一声，见他们一跑就追。可今天他们怎么不跑呀？莫不是有了什么特殊的本领？丁丁隐约也听说过，有能吃猫的老鼠呢！

果力和糖力对猫叫已经习惯了，可当他们回头一看，是丁丁时，还是吓了一跳！可丁丁为什么不冲上来呀？他好像还有点儿害怕？

果力、糖力和丁丁就这么对峙着，随着时间的增长，糖力的胆子大起来了。他朝丁丁迈出了一步。丁丁本能地退了一步。

糖力又前进了一步。

丁丁再后退一步。

糖力前进了一步。

丁丁掉头就跑。

糖力和果力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但这确实是真的呀！

果力和糖力把丁丁饭碗里的食物统统带回了家。

看着爸爸妈妈吃得那么香，糖力和果力高兴极了。

"哪儿来这么多食物？"妈妈一边吃一边问。

果力把刚才发生的事讲了一遍。

爸爸妈妈根本不信，他们以为儿子是在开玩笑呢！

四

从此以后，丁丁的饭碗就被果力和糖力占领了，每天果力和糖力从丁丁的饭碗里取出主人给丁丁的食物。

丁丁只能躲在暗处伤心地看着，不敢出来。

一天，果力和糖力正从丁丁的饭碗里取食物，忽然听见从墙角处传来哭泣声。

果力和糖力跑过去一看，是丁丁趴在地上哭呢！

"你哭什么？"糖力问。

"我妈妈就要饿死了。"丁丁有气无力地说。看来他也饿得快不行了。

"你妈妈？"糖力不知道丁丁还有妈妈。"她怎么不在屋里？" "她老了以后，主人就把她赶走了。"丁丁伤心地说，"她一直躺在屋外的草丛里，我每天给她送饭。" "是这样。"糖力心软了，他想起自己的爸爸妈妈饿肚子时的可怜情景。再说，丁丁的妈妈是住在露天呀！

"把这个带给你妈妈吃吧！"糖力把一包吃着的递给丁丁"这个给你吃。"果力也递给丁丁一包吃着的。

丁丁哭了。他拿起食物朝屋外跑去。

五

慢慢地，糖力、果力和丁丁交上了朋友。丁丁饭碗里的食物，一半儿给丁丁的妈妈，一半儿给果力和糖力的爸爸妈妈。

没事儿时，糖力、果力和丁丁就在屋里做游戏，开心极了。丁丁还经常让糖力和果力骑在背上，玩得高兴极了。

"现在怎么天天有吃的？"一天，爸爸问果力和糖力。

果力把一切都告诉了爸爸妈妈。

"什么？和猫交上了朋友？"爸爸和妈妈犹如听到一声晴天霹雳，惊叫起来。

"你妈妈的尾巴就是让丁丁的妈妈咬断的！"爸爸急了。

"啊！"果力愣了。

"可。……丁丁的妈妈现在已经被别人赶走了呀，她连饭都吃不上。"糖力说。

"活该！"妈妈解气地说。她没想到，丁丁的妈妈会落得这个下场！想当初，她为主人多卖力呀！果力的舅舅就是被她吃掉的。

糖力不明白妈妈爸爸干吗这么记仇，丁丁的妈妈不是老了吗？

"不许你们再和丁丁交朋友，绝对不许！"爸爸气急败坏地吼叫着。

为了不让爸爸妈妈生气，糖力和果力只好假装答应了。

当丁丁的妈妈听自己的儿子说他和老鼠交上朋友时，更是大发雷霆！

"你、你、你怎么能同老鼠交朋友？！"

"我。……"丁丁不理解妈妈干吗发这么大脾气。

"你对不起主人！你应该抓住果力他们！" "可您抓了一辈子老鼠，到头来还不是被主人赶出来了？" "住嘴！"天哪！他怎么会这样想？妈妈气得昏死过去了。

丁丁吓坏了，他忙去找果力和糖力想办法。

果力和糖力从抽屉里给丁丁的妈妈找了几瓶药，又帮着丁丁把药塞到丁丁的妈妈嘴里。

想起丁丁的妈妈曾经害过自己的妈妈，糖力和果力心里总有点儿不是滋味儿。可看着眼前这个干巴巴的猫老太太，他们实在恨不起来。

六

后来，果力、糖力的爸爸妈妈和丁丁的妈妈是在气愤中死去的。他们恨自己，恨自己不该生这样的孩子。他们死的时候都没闭上眼睛。

果力、糖力和丁丁一直是好朋友。

复活的恐龙

第一章

每天到国都自然博物馆参观的人络绎不绝，这都是因为该馆有一具全城唯一的恐龙标本。

恐龙标本是国都自然博物馆的宝贝，它为博物馆赚了不计其数的钱。本来参观恐龙不用另买票，只需入馆门票即可。

后来馆长发了狠，制订了参观恐龙除购门票外还得再买恐龙专票的规定。如此这般参观恐龙的人仍不见减少。副馆长说馆长太保守，步子迈不开。于是馆长再提票价，还是有人参观。

恐龙标本成了国都自然博物馆的摇钱树。恐龙大厅也成了全馆的重点保护区，馆长专为此厅配备了两名专职工作人员，负责照看和保护恐龙。

两名工作人员一男一女。男的叫长发李，女的叫短发张。

这天闭馆前，馆长打电话找长发李。

"我是长发李"长发李习惯地拢拢长头发，对着话筒说。

"我是馆长，你来我办公室。"

"马上去。"长发李放下电话。

"你在这儿盯会儿，我去馆长办公室。"长发李对同事短发张说。

短发张点点头。

长发李来到馆长办公室。

"这是一种进口的新型清洁剂，你可以试着用它清洁一下恐龙，先少喷一点儿。"馆长指着办公桌上一个漂亮的塑料瓶对长发李说。

"嗯。"长发李拿起清洁剂。

"闭馆后就喷吧。"馆长吩咐。

"好的。"长发李离开了馆长办公室。

闭馆的铃声响了，参观者陆续离开自然博物馆。工作人员开始打扫卫生。

"馆长让用这个喷恐龙。"长发李指指进口清洁剂对短发张说。

"这是什么？"短发张认识几个英文字母，她看塑料瓶上的外文说明。

"进口的，说是新产品。我去开升降车，你喷。"长发李说完去开升降车。

短发张站到升降车的平台上。长发李操纵平台升高。

短发张端起塑料瓶，将喷头对准恐龙喷起来。

升降车绕着恐龙转了一圈儿。

"行啦。"短发张说。

长发李操纵升降平台返回地面。

"今晚我值班，你该下班了。"长发李对短发张说。

"明天见！"短发张冲同事一摆手。

"再见。"长发李点点头。

天渐渐黑了。

长发李将大厅收拾干净，关上灯。

值班室紧挨着恐龙大厅。晚上，长发李躺在床上看书。这是一本惊险小说，看得长发李心里直发毛。

突然，隔壁的大厅里传来一阵沉重的脚步声。

长发李的心一下子堵到喉咙口。

声音没有了。

他松了口气，断定是自己听觉失误。

又是一阵脚步声。

长发李穿好鞋，抄起一根棍子，轻轻打开门。

大厅里的脚步声停止了。

长发李擦着墙来到大厅的玻璃门旁边。门上的锁完好无损。

脚步声又开始了。

长发李打开手电往大厅里照去，他所有的头发都竖起来了--恐龙标本不见了！

恐龙被盗窃了？！

长发李的第一判断。

他又不相信小偷能把这庞然大物运走，何况大厅门还锁得好好的。

长发李用手电开始扫荡大厅，恐龙在墙边站着！

恐龙没丢！显然是有贼移动了恐龙，但恐龙还在大厅里！

长发李松了口气，他准备去喊警卫来抓贼，贼肯定还在大厅里。

就在长发李要关闭手电的一刹那，恐龙的身子动了一下。

长发李照照恐龙的四周，没人。

恐龙的腿开始移动，它那庞大的身躯一晃一晃地朝玻璃门这边运动。

长发李的眼珠差点儿被恐龙吸出来。

"活了？！"长发李惊叫道。但他知道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恐龙冲着手电光走来了。

长发李头一次感受到地球有吸引力。他想去喊人，可就是迈不动腿。

恐龙的头隔着玻璃门看长发李。

"真活了！"长发李清醒过来，他不顾一切地朝馆长值班室跑去。

"呼！呼！呼！"长发李砸门。

"谁呀？"副馆长值班。

"副。……副馆长，快。……起来。……"长发李上气不接下气。

"着火啦？"屋里一阵忙乱。

副馆长边开门边系裤带。

"不是。……比着火。……还可怕。……" "快说！怎么啦？"副馆长催促道。

"恐龙。……"长发李嗓子发堵。

"恐龙怎么啦？"副馆长吓了一跳。

"它。……它活啦！"长发李把"活"字说出来，心里倒平静了。

"你疯啦？"副馆长像不认识似的看着深更半夜跑来告诉他恐龙标本活了的长发李。

"真的！"

"梦游吧？"副馆长朝着长发李脖子后边使劲打了一巴掌。

"哎哟！别打，醒着哪！"

"去睡吧！"副馆长打了个哈欠，要回屋。

"恐龙真的活了，你快去看看！"长发李不放副馆长。

副馆长摸摸长发李的额头。

长发李见说不通副馆长，干脆来个武力挟持，强行把副馆长拉到恐龙大厅门口。

长发李打开了大厅的灯。

大厅的玻璃门还锁着。

长发李把副馆长推到玻璃门前，让他往大厅里看。

副馆长一屁股坐在地上。

"活了吧？"长发李得意了。

"怎。.....怎么搞。.....的。....."副馆长几次想站起来都没成功。

恐龙隔着玻璃门看副馆长。

副馆长坐在地上往后挪屁股。

"打电话叫馆长！"副馆长好不容易开始采取措施了。

长发李拿起话筒，拨馆长家。

老半天才有人接电话。

"馆长吗？我是长发李，出事啦！"

"着火啦？！"馆长一惊。和副馆长一个毛病，第一怕火。

"您快来吧，恐龙活啦！"

"。....."

"恐龙活啦！"

"放肆！深更半夜的！"电话挂了。

长发李又拨。

"你还想在馆里干吗？"馆长先发制人，亮出了人事王膳E。

"您快来吧！恐龙真活啦！！!"长发李坚持真理，不畏刀山火海。

"啪！"电话又断了。

馆长发誓第二天上班开除长发李五次。

长发李回去向副馆长求援。

"他居然连这也不信，我给他打电话！"副馆长摆出知道恐龙活了的老资格。

电话通了。

"我开除你！"话筒里传出馆长勃然大怒的吼叫。

"我是副馆长。快来吧，恐龙活啦。"副馆长平心静气。

"....."

"馆长！"

"你。.....说什。.....么。....."

"恐龙活啦。"

"。....."

"来吗？"

"这就去。"

第二章

馆长赶到自然博物馆时，已是深夜 1 点钟了。

恐龙大厅的门还是锁着，没人敢打开门进去，怕让恐龙吃了。

"在哪儿？"馆长一进博物馆劈头就问。

"跟我来。"副馆长带着馆长走到玻璃门旁边。

馆长往大厅里一看，紧接着在自己脸蛋上玩命捏了一把。

"谁发现的？"馆长问。

"我。"长发李说。

"什么时间？"

"三个小时前。"

"这怎么可能？！"

"我也这么想。"

恐龙是自然博物馆赚钱的台柱子，馆长不敢掉以轻心。

"马上开紧急会议。留一个人看守恐龙。长发李，你要参加会。"馆长像打仗。

会议室灯火通明，自然博物馆的大小头头脑脑都被从被窝里拽出来开会。

"你把恐龙活了的经过说一遍。"馆长对长发李说。

如此如此，这般这般。长发李复述一遍。

"闭馆前恐龙正常吗？"一位专家问。

"太正常了。"长发李回答。

"恐龙是万年前的动物。这太不可思议了。"自然博物馆唯一的有副教授职称的人发言。

"这事本身就能轰动世界，应该赶快通知报社电台电视台记者。"博物馆负责宣传的干事提议。

"我去打电话。"副馆长站 A 来。

"且慢。"馆长示意副手坐下。

"你们说，这恐龙活了，还属于咱们自然博物馆的标本吗？"馆长发问。

会场突然转入死一般的沉寂。

大家突然意识到：恐龙活了，自然博物馆可要死了。

"活恐龙会被研究机构或动物园弄走。且不说咱们没有新的恐龙标本，就算有了，放着活恐龙，谁还来看死的呀！"馆长几乎声泪俱下。

这一来启发了大家的想象力，他们一直想到了住房，想到了子女就业，想到了一切。新建宿舍楼还集资金 5 0 万，全指着恐龙赚哪！

"不能让它活！"有人从肝里往外发声音。

"对，不能让恐龙活！"

"不能。....."

"绝对不行。....."

统统发自肺腑。

"可它已经活了。"长发李提醒大家。

众人又回到现实中。已经有了抽泣声。

"只有处死它，重新制成标本。"馆长一拍桌子。

大家打了个哆嗦。谁都知道，活恐龙是稀世珍宝，杀老虎还判刑呢，何

况是独一无二的活恐龙。

"不同意?"馆长看着呆若木鸡的一屋人。

众人又回到切身利益中。

"我同意。"有人举手投赞成票。

"我没意见。"

"同意。"

"同意。"

"。....."

"。....."

长发李犹豫了,他毕竟和恐龙标本相处了几年,很有些感情。现在恐龙活了,却又要处死它,长发李不忍心。

没人征求他同意不同意。

长发李突然想到了馆长给的那瓶进口清洁剂,对,就是喷了它,恐龙活了的!

长发李刚想说,又忍住了。他要试验一下再报告。

"处死恐龙不能等到天亮!"副馆长提醒大家。

"今天还有几所学校的学生买了团体票,来看恐龙,上自然课。"业务室主任说。

"现在就行动。"馆长把烟蒂扔进烟灰缸,"谁会杀恐龙?"没人会杀。

馆长意识到自己说了蠢话,忙纠正:"大家想想杀它的办法。"“这家伙个头巨大,一脚就能踩死人。”“它咬人吗?”“去拿书来查查。”馆长对副教授说。

副教授搬来了一堆资料。

大家分头查阅。

"我这本没说。"

"我这本也没有。"

"我这本。....."

资料又重新堆在副教授面前。副教授也没查着。

所有的资料上都没说恐龙吃不吃人。

"恐龙活着的时候地球上还没有人吧?"长发李问。

副教授一拍脑袋。

"不管它吃不吃人,也要处死它。咱们采取安全措施。"馆长站起来。

"有枪就好了,一枪就解决问题。"业务室主任是退伍军人。

"用绳子勒它脖子。"副馆长说。

"好,就用这个办法。"馆长拍板,"长发李,你打头阵。"“我?。....."长发李一愣。

"你熟悉恐龙。"馆长了解下属。

"我熟悉的是恐龙标本。"长发李加重了"标本"两个字的发音。

"大同小异。"馆长一挥手。

"业务主任协助他,"馆长会用人,"等我们将它脖子一套上,我们一起出马。"“我有老婆孩子。”业务主任打退堂鼓。

"所以让你在长发李后边。"副馆长做业务主任的工作。

绳子拿来了。

战役即将开始。

大家来到玻璃门旁，恐龙正在大厅里散步呢。

对讲机拴在了长发李腰带上。

业务主任把草就的遗嘱交给馆长。

"开门！"馆长发令。

一位工作人员打开了玻璃门上的锁。

"祝你们成功！"馆长同长发李和业务主任一一握手。那表情那神态像是送他们去夺泸定桥。

业务主任眼里噙着泪花，他做梦也没想到当了七八年兵没动过真的，退伍后倒把脑袋塞进裤腰带里了。

长发李倒镇静了，这么多人注视着他，他挺得意。要知道，这时谁拿正眼瞧他呀。

门拉开了一道缝。

第三章

长发李运了口气，侧着身子闪进大厅。

业务主任趴在门缝儿旁窥视。

恐龙站在一座玻璃柜前好奇地观望柜里的展品，听见脚步声后，它扭过头来看门口。

长发李迟疑了一会儿，他看见恐龙眼睛里的目光是和善的，仿佛它早就认识长发李。

长发李心头一热。他断定恐龙同他有感情。恐惧不翼而飞。

恐龙迈着沉重的步伐走到长发李身边，它低下头来，把脑袋伸到长发李脸旁。

大厅外的人都屏住呼吸。

业务主任不由自主往后退。

长发李从恐龙的眼睛里看到了他从来没有见过的东西，那目光里有信任，有希望，有新奇，还有许许多多用文字表达说不出的含意。

长发李意识到自己找到了知音。

"快套！"对讲机里传出馆长的指令。

长发李从梦幻般的意境中清醒过来，他这才想起自己是被派来杀死恐龙的。

"我们不能杀它！"长发李冲着对讲机喊起来。

"为什么？你要干什么？！"对讲机的喇叭差点儿奇了。

"它是无辜的！！!"长发李把腰上的绳子解下来，扔在地上。

"他疯了！"馆长气急败坏。

副馆长从馆长手中拿过对讲机。

"长发李，请注意！我以副馆长的身份提醒你：你必须执行命令。现在立即用绳子将恐龙套祝否则后果由你负责。"副馆长还负责馆内人事工作，一般工作人员都怵他。

长发李不愿失去自然博物馆的工作，他喜欢在这里，尤其是现在恐龙活了，和他相处了几年的恐龙活了，他更不能离开了。

他知道副馆长的厉害。

他弯腰捡起绳索。

恐龙的目光。

长发李的手颤抖了。

"快套！"对讲机吼叫了。

长发李决定采取一种又不伤害恐龙又不伤害自己的对策。

他手中的绳子抛向空中。

没套中。

恐龙惊讶地看着眼前的这个动物往天上抛绳子的动作。

它活了以后，对四周的一切感到新鲜。它隐约感到自己睡了很多年，从前的世界好像不是这个样子，对，完全不一样。这座封闭型的"洞"怎么如此严谨？还有这些躲躲闪闪的小动物，从前怎么没见过？他们干吗不敢进来？

恐龙想出去，想离开这座"洞"，想去找它的同伴。

"套不上，它太高。"长发李汇报。

"业务主任，出击！"副馆长说完把业务主任强行推进大厅。

当过兵毕竟是当过兵，业务主任不能让同事们太瞧不起他，当然主要还是因为长发李呆在恐龙身边 20 分钟无事故。

业务主任跑步来到长发李身边。

"你到它左边，我在右边，咱们先把它四只脚捆祝"业务主任当过几天副连长，有少许作战经验，要不是他胆子小了些，或许能当上副军长。

长发李想让恐龙吃了业务主任。

"行动吧！"业务主任说。

"它会踢死咱俩。"长发李吓唬业务主任。

"它不是挺老实吗？"业务主任最听不得"死"字。

"我一直没惹它呀！"

业务主任犹豫了。

"快套呀！还有四个小时天就亮了！"馆长喊。

"豁出去了！"业务主任把绳子的一头递给长发李，自己拿着另一头绕到恐龙的身后。

"我喊一二，咱们就拿着绳子绕着它拴。"业务主任对长发李说。

长发李无可奈何。

恐龙不明白身边的这两个东西要干什么，它感到有趣。

"一二！"业务主任发令。

绳子绕在了恐龙的四条腿上。

"使劲儿拉紧！"业务主任命令长发李。

恐龙感到脚被束缚住了，它低头一看，一根长长的东西缠在自己的腿上。

"成功了！"馆长和部下们冲进大厅。

"再拴紧点儿！"副馆长亲自出马，帮长发李拉绳子。

恐龙发觉自己的四条腿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它轻轻一抬腿，五指粗的尼龙绳断了。

长期闹腰腿病的副教授兔子般地第一个逃出了大厅。

紧接着一阵疯狂的奔驰声，大厅玻璃门被挤碎了。

长发李最后一个离开大厅。

"快！快找东西堵住门！"馆长按着胸口下命令。

床板抬来了，竖在门框上。

恐龙闹不清小动物们干吗忽然离它而去，它向门边走来。

"报告馆长，恐龙要突围！"担任警戒的业务主任开始使用军事术语，这更增加了火药味儿。

"快去抬桌子顶住床板！"馆长的手臂在空中挥来挥去。

"它那么轻轻一动，就把绳子挣断了，我怀疑它能把墙撞塌。"副馆长说。

这句话提醒了馆长。的确，教科书上没说过恐龙的力量问题。这回他们亲眼看见了恐龙的功夫。恐龙是要破墙而出吗？

"先稳住它，别激怒它！"副馆长说。

"对！对！！"专门研究恐龙并为此获得了副教授职称的专家在活恐龙面前显得束手无措，只会苟同别人的意见。

"给它弄点儿吃的。"馆长说。

"恐龙吃什么？"业务主任问副教授。

"吃。……"副教授刚才受惊时把大脑中的专业脑细胞吓出毛病来了。

"去弄点儿肉，再弄点儿草料。"馆长吩咐，他在心里已敲定下次 A 职称

决不考虑副教授的晋升问题。

自然博物馆没有活的动物，因此也没有管这方面食物的专门人员。

"食堂主任呢？"副馆长问。

"没通知他！"

"胡闹！他也是中层干部，为什么不来？"馆长发火了。

"快派车去接！"副馆长说。

20分钟后，食堂主任一边揉眼睛一边来了。

"现在去哪儿弄草料？深更半夜的！"食堂主任为难地说。

"去想办法！"副馆长看看手表。

"喂恐龙不归我管。"食堂主任不是省油的灯。

"去想办法吧。如果恐龙饿极了，闯出去，咱们馆就该关闭了。"宣传干事鼓动如簧之舌动员食堂主任。

问题一上升到生存高度上，矛盾就迎刃而解了。

食堂主任二话没说，顶着星星满城找饲料去了。

正当大家忙乱的工夫，长发李回到值班室将那瓶进口清洁剂藏起来了。他想等天亮后找机会做个试验，试试这清洁剂是否能将死物变活物。

一小时后，食堂主任满载而归。

"长发李，准备喂食！"馆长一边说一边看表。

离天亮只有一个多小时了。

喂恐龙吃饭长发李没意见。他和同事们挪开床板。

长发李将两大盆食物先后塞进大厅。

恐龙闻了闻两盆食物，一盆肉，一盆草料。它没吃。

"报告馆长，肉和草它都不吃！"一位工作人员跑到隐蔽在楼梯拐角处的馆长面前报告说。

"它有突围的意图吗？"馆长也成了半个军事家。

"目前还看不出。"

"马上召开紧急会议！"馆长要集思广益，"留五个人看守恐龙，随时报告它的动态和意图。"

第四章

会议议题十分明确：开馆前必须让恐龙回复到标本状态。

冷场五分钟。

"谁能想出办法，工资向上浮动三级。"馆长悬赏。

"和它来硬的不行。看样子这家伙能把墙撞倒。"宣传干事发言。

"没错，那么粗的尼龙绳，它轻轻一抬腿就断了。"副教授准备将来就此问题写一篇论文，没准儿还能在国外获奖。

"如果它吃东西，咱们可以在食物里放毒药。"食堂主任说，"可惜它不吃。"从食堂主任嘴里听到往食物里放毒药的话，大家都不由打了个哆嗦，都在心里发誓今后绝对不要得罪食堂主任。馆长则下决心天一亮就让食堂主任改行。

"我有个亲戚在体育射击队，去借枪来击毙它。"宣传干事说。

"会走漏风声吗？"馆长怕不保险。

"我叮嘱他。"宣传干事估计没危险。

"还有什么别的建议吗？"馆长总觉得动枪不是个事。

没人吭声。

"那就借枪吧！"馆长拍板了，"副馆长，你亲自同他一起去。"副馆长同宣传干事走了。

长发李这次被留在大厅里观察恐龙，没被邀请参加首脑会议。他为恐龙的命运担心，他感到恐龙是认识他的，早就认识。长发李甚至怀疑恐龙在没有变化之前就是有意识的。

恐龙仍在大厅里转来转去，好像是想找地方出去。

"知道吗，副馆长去借枪啦。"一位工作人员告诉长发李。

"借枪？"长发李一惊。

"打死恐龙呀！"

"。....."长发李心头哆嗦了一下。

"你怎么啦？"那人觉出长发李表情异常。

"没。.....没什么。"长发李透过门缝儿看恐龙。他认定恐龙的复活给它带来了灾难，本来它可以太平地呆在自然博物馆里。

长发李想救恐龙，却想不出好办法。

天亮前，副馆长和宣传干事把射击运动员连人带枪借来了。

馆长像见救星似的同射击运动员握手。

"靶子在哪儿？"射击手今天还有比赛，急着走。

"跟我来。"馆长有枪壮胆，底气上升不少。

射击手趴在门缝儿上往大厅里看。

"这么大？！我这小口径枪能打死它吗？"射击手找借口了，一见这活恐龙他心里就明白是国宝，他怕坐牢。

"小口径也是枪呀！"副馆长不允许射击手后退。

"不行，绝对打不死。弄不好激怒了它，这座房子就别想要了。"射击手在来的路上听说了恐龙的力量。

"没有大口径枪？"馆长的心已经凉了一半儿。

射击手摇摇头。

"我该回去了，今天还有比赛。"他转身要走。

"能试一枪吗？"宣传干事想力争一下。

射击手耸耸肩膀。

"您能对此事保密吗？"馆长提条件了。

"当然。"

"你替我送送他。"馆长暗示宣传干事再叮嘱射击手保密。

射击手走了。

"再有一个半小时就到开馆时间了。"副馆长看看表。

自然博物馆的工作人员陆续上班了。

"让所有不知道恐龙活了的工作人员到会议室开会。"馆长吩咐。

工作人员到齐了。大家莫名其妙，不知出了什么事。

"叫大家来，是因为本馆昨晚发生了一件十分重大的事件。"馆长历来特别喜欢向下属传达他先知道的事。

"丢东西了？"短发张想起自己一件风衣昨晚没穿回家。

"恐龙活了。"馆长平静地说。

所有人都怀疑自己听错了，继而认定馆长生病了。

馆长把恐龙活了的危害和他们夜战的结果告诉大家。

"恐龙真活了？！"短发张站起来。

"不信你们去看看，马上回来接着开会。"馆长说。

大家蜂拥到大厅前。

短发张的眼睛睁得史无前例的大。站在她旁边的副馆长后悔莫及。早知道这样，给短发张介绍对象时带上恐龙就好了，男方准同意。

"宣布一条纪律：谁也不准将恐龙活了的事说出去，否则后果由他负责。"

馆长继续开会训话。

"谁有好办法？我们必须在开馆前使恐龙回复到标本状态。"馆长问。

"用煤气毒它。"短发张说。

"太好了！"馆长一跃而起，他同时在心里决定提拔短发张当他的秘书。

消灭恐龙的第三战役拉开了序幕。

副馆长任火力组组长，负责煤气的施放。

宣传干事任保密组组长，负责对付前来参观的游客。

该组成员均有三寸不烂之舌。

业务主任担任安全组组长，负责监督不许抽烟。该组成员全部是烟鬼，让他们执行此项任务足以说明馆长的谋略高人一筹。

副教授任复原组组长，一旦恐龙被熏死，立即将其回复到标本状态。

馆长任总指挥，另设总指挥部，把握全局，运筹帷幄。

煤气罐从食堂搬来了。

当长发李得知这是短发张出的主意时，差点儿生吞了她。

胶皮管伸进大厅里。

大厅的门被封死了。

"开炮！"副馆长冒出这么一句。

四个大煤气罐同时打开了开关。四条胶皮管向外喷着毒气。

恐龙不知道这四根管子干吗发出"滋滋"声，它把头凑到管子跟前。

一股凉气从管子里喷出。恐龙闻了闻，感觉不错，它把鼻子凑近管子，贪婪地吸起来。

开馆时间到了。

观众要求开门。

保密组长带着组员披挂上阵。

"请问为什么到时间不开馆？"一位戴眼镜的中年人质问。

"今天本馆临时遇到一点儿特殊情况，正在处理，马上开馆，请各位多多原谅！"宣传干事大说好话。

"要等多长时间？"

"一会儿，一会儿。"宣传干事不敢说具体数字。

人群暂时平静下来。

"你去看看里边怎么样了？"宣传干事派组员去看恐龙死没死。

第五章

恐龙中煤气了。

它卧伏在地上，头渐渐低下去。

"复原组，上！"馆长的脸上大放晴天，他振臂高呼。

副教授率领组员冲进大厅。

将如此庞大的恐龙身躯回复成标本，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他们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挪不动它。

"调升降机！"馆长下令。

大厅里一阵忙乱。机器声，脚步声，说话声。

长发李望着趴在地上的恐龙发呆。

博物馆大门口遇到了险情。

两名青年从等候的人群中挤到门口。

"今天因故推迟开馆，请你们稍等。"宣传干事拦住他俩。

"我们是记者。"其中一位掏出记者证让宣传干事看。

"我们要见馆长。"另一位开门见山。

"馆长有急事，现在没时间。下午怎么样？"宣传干事预感到不妙。

"咱们进去谈谈行吗？"高记者看出宣传干事不是一般的把门的。

"你们有什么事？"

"听说贵馆的恐龙活了？"矮记者把嘴凑到宣传干事耳边神秘地说。

宣传干事立刻将二位记者带到售票室的里屋，远离等候参观的游人。

"你刚才说什么？"宣传干事开始行使保密组长的职责了。

"贵馆的恐龙活了。"矮记者重复了一遍。

"敝馆的恐龙是标本。"保密组长盯着矮记者的眼睛说。

"如果不是标本活了，我们才不感兴趣呢！"高记者插话。

"你们不觉得荒唐吗？"保密组长问。

"太荒唐了。也太有刺激性了。"矮记者掏出香烟递给保密组长。

"谢谢，我不抽。"保密组长生怕抽了烟会泄密。

"我们能进去看看吗？"高记者问。

"当然。噢，不，"保密组长乱了方寸，"我派人去叫馆长来。""请快一些，我们还有事。"矮记者暗示保密组长他们的耐性是有限的。

"你快去叫馆长。"保密组长对部下使眼色。

部下心领神会。

"报告馆长，"保密组组员之一气喘吁吁跑到馆长面前，"不好了。""出了什么事？"馆长问。

"记者来了，他们知道了恐龙活了的。消息。""这不可能！"馆长如五雷击顶。

"千真万确，我们组长正招架他们呢！"

"几个？"

"两个。"

"你们快干，给你们20分钟时间！"馆长对副教授说。

"干好了派人告诉我，我去对付记者。"

馆长来到售票室。

"这是我们馆长，"保密组长像是见到了救星，"这是记者。""请问二位

是什么报社的？"馆长一边同记者握手一边问。

"《体育晚报》。"

保密组长傻眼了，准是射击手泄露的风声。馆长狠狠瞪了保密组长一眼。

"找我什么事？"馆长拖延时间。

"我们听说贵馆的恐龙复活了，想看看。"高记者说。

"你说什么？"馆长大吃一惊。

保密组长断定馆长的最佳才能不是管理自然博物馆，而是去夺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

矮记者重复了一遍。

馆长脸上的表演功力超过了奥斯卡最佳男主角。

"贵报想筹备愚人节的稿子吧？"馆长用幽默抗击对手。

愚人节那天报纸可以胡登消息。

"现在离愚人节还有半年哪，我们的效率没那么低。"高记者还击。

"那你们。……"馆长表现出一万个不理解。

"再说一遍，我们听说贵馆的恐龙标本活了，想证实一下。"矮记者不耐烦了。

"这是谣言。"馆长也收起笑容，义正词严。

"我们要看一下。"高记者说。

"对不起，今天闭馆。"馆长一耸肩，"请改日再来。" "为什么事先不通知闭馆？为什么还预售了今天的团体票？"高记者指指窗外等候的人群。"再说，刚才他还说等一会儿开馆。"高记者指指保密组长。

"这里我说了算。"馆长亮出了地头蛇的英姿。

复原恐龙的工作在大厅里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恐龙的身体已经吊装到标本底座上。副教授正指挥众人在恐龙身上涂涂抹抹，修修补补。

长发李站在一旁发呆。他忘不了恐龙看他的那种目光，他还想看到那种目光。

"长发李，帮帮忙。"短发张正在将恐龙的脚固定在底座上，她劲儿小，拧不紧螺钉。

长发李瞪了短发张一眼，不理她。

"神经病！"短发张骂他一句。

长发李想起了那瓶清洁剂，他决定下午去试验一下。

这时，馆长同记者的搏斗已经进入白刃战。

"我们非进去不可。"矮记者怒不可遏。

"这不是你们报社！"馆长提醒对方。

"我们有这个权利！"高记者亮出记者证。

"你是体育报，管不着我们！"保密组长披挂上阵。

大门口骚动起来，游人等得不耐烦了。

"到底开不开呀？"

"卖了票，不让进，干什么哪？"

"冲进去。……"

"对，冲。……"

工作人员抵挡不住了，败下阵来。

潮水般的人流涌向博物馆。

馆长一屁股坐在沙发上。

两位记者拔出相机，冲出屋子，去抢独家新闻。

"快关上大门！"保密组长不愧是搞政工的，临危不乱，拿起电话通知馆内。

然而已经晚了。

第六章

人群洪水般冲进恐龙大厅。

高矮两记者挤在最前面，当他俩看到恐龙老老实实在原地时，愣了。

恐龙已经恢复了标本的原状。

高记者上前摸恐龙。

"别动手！"一声大喝。

高记者回头一看，是跟踪而来的保密组长。

"抚摸展品，罚款十元。"一位工作人员走上来对高记者说，是保密组长的旨意。

"我是记。……"高记者刚说了一半儿。

"记者更应该以身作则。"保密组长慢腾腾地说。

高记者很识趣，掏出十元钱认罚。

"咱们走吧。"矮记者收起照相机。

"等等，二位请跟我到馆长办公室去一趟。"保密组长彬彬有礼地说。

"干吗？"高记者问。

"没事，聊聊。"保密组长想煞煞记者的威风。

记者跟着保密组长走了。

长发李急于要找地方试试那瓶清洁剂的功效。他对短发张说："我该下班了。" "你走吧，我在这儿。"短发张说。昨晚长发李值夜班，今天法定休息。

长发李到值班室将清洁剂装进书包，出门乘公共汽车直奔火葬场火葬场的气氛和博物馆差不多，神秘而宁静。

"大概只有火葬场和自然博物馆是这个世界上生死并存的场所。"长发李想。

一群孝子贤孙围着一具尸体流泪。那尸体一动不动，白单子覆盖着全身。尸体四周的肉体在颤抖着，在哀挽尸体的不能颤抖。

人们参观自然博物馆里的祖先的头盖骨时一点儿也不悲伤，没人哭泣，可对于眼前的前辈却大动悲哀。长发李想。

哭够了，人群去屋外商量什么。只剩下尸体一人躺在屋里。

长发李决定拿他试试。

孝子贤孙们还在说话，似乎在争吵。

长发李迅速从包里抽出清洁剂，他揭开白单，对准尸体喷个够。

长发李收起清洁剂，站在火葬厅的角落里看效果。

儿孙们个个红着脸回来了，看样子矛盾不校长发李估计是遗产的分割出了问题。

"烧不烧？"一位儿子虎着脸问血亲们。

"烧！"

"先不能烧！"

"不烧！"

"干吗不烧？！"

"表决！"

结果，8票对8票。

不知是谁嘟囔了一句，埋怨老爷子不生个单数，也好行使民主权利。

"不满18岁没有表决权。"一位女儿指指7岁的侄女说。

就在这时，有人尖叫了一声。

"干吗？"大家问她。

"你。……们。……看。……"她指着尸体说。

白单子动了一下。

所有人都差点儿得了对眼儿玻

长发李一个箭步窜到尸体旁，眼睛也是瞪得贼大。

白单子又动了一下。

长子猛的掀开白单子，里面除了尸体没别的东西。

紧接着，女儿之一大叫一声，那声音要是放在流行音乐会上准博得满堂喝采。现在的人恨不得喝了硫酸再唱歌，嗓子越糙越受欢迎。

她边叫边指尸体的眼睛。

尸体的眼睛睁开了。

孙子辈和女流们都吓得奔出屋外，边跑边喊闹鬼了。

长子胆大些，他摸摸老爷子的手，老爷子抓住了儿子的手。

儿子像中了电，全身发抖。

尸体索性坐起来。

"我这是在哪儿？"老爷子揉揉眼睛。

"你。……"次子说不出话来。

"这是哪儿？"老爷子边说边下了停尸床。

长发李上前扶住老头儿，他激动得差点儿昏过去。这清洁剂能起死回生。

火葬场的工作人员闻讯赶来。

"什么，要烧活人！"工作人员盯着死者家属问。

"他已经死了。"长子不敢看亲爹的眼睛。

"这不是活着吗？"工作人员摸摸死者的胳膊，挺软乎。

"你看，这里有医院的死亡证明。"长子看见警察进来了，忙掏出证明递上。

警察接到报案后迅速赶赴现场，这种拟烧活人的案例尚不多见。

"我们控告医院！"次子读过几天大学，对法律略知一二。

"听听死者怎么说。"警察开始调查。

"我。……"死者好像从梦中醒来，"我是住院了，后来就什么都不知道
了，刚才醒来一看，怎么在这里。……"女警察飞快地记录。

"都跟我们走一趟吧！"警察有礼貌地对所有的人说。

长发李无心再看戏了，他几乎是跑着奔回家里。

他插好门，拿出清洁剂。

"真是宝物啊！"长发李明白它的意义。

一只苍蝇落在窗户上，长发李击中了它。他又拿清洁剂冲它喷。苍蝇活了。

长发李无法渲泄心中的激动，他拿大顶10分钟，以平衡心情。

窗外车水马龙，长发李从冰箱中抽出一瓶冰水，仰脖灌进肚子里。

突然，他呆了。他意识到如果人们掌握了这种清洁剂，人类的末日也就到了--光生不死。

长发李像看鹰鬼似的盯着桌上的清洁剂。他不想当毁灭人类的祸首。

长发李拿起清洁剂，准备将它的液体倒入抽水马桶里冲走。

恐龙的眼神出现在他脑海里。这眼神给他的印象太深了，那是中生代的

眼神呀！

"今晚值班时再把它弄活！"长发李决定再看一次恐龙的眼神。他活这么大没见过这种目光，那么腾远、深刻。

下午，长发李来到自然博物馆。

馆里除了几个工作人员对付游客外，其他的人都在办公室里睡大觉--昨晚折腾苦了。

恐龙木然地站在大厅中央。

"来啦！"短发张和同事打招呼。

"来啦。"长发李还记着煤气的事。

"你吃枪药啦？"短发张觉出长发李对她有敌意。

"没吃。"

短发张白了长发李一眼。

长发李懒得理她，走进值班室将清洁剂藏好。

第七章

夜，把自然博物馆涂黑了。

长发李从值班室悄悄出来，打开恐龙大厅的门。

他走进大厅，回手将门关严。

恐龙身躯的轮廓在黑暗中仿佛 A 待着什么，它一动不动。

长发李拿出清洁剂，对着恐龙喷起来。够不着的地方就站在椅子上喷。

一阵扫射后，长发李回到值班室藏好清洁剂，又来到大厅等待恐龙复活。

大厅里漆黑一片，长发李坐在恐龙身边，好像在经历地球的沧海桑田。

恐龙的身体活动了。

长发李一跃而起，说来也怪，他一点儿也不害怕恐龙了，他想帮助恐龙挣脱被束缚住的脚。

复活的恐龙力大无比，它轻而易举就摆脱了脚上的螺钉。

"让你受委屈了。"长发李内疚地对恐龙说。

恐龙的长脖子垂下来，碰碰长发李的头。

"它懂我的话！"长发李欣喜若狂。

他忘了世间的一切，打开大厅的灯。整座大厅如同白昼。

恐龙看着长发李，那目光使长发李心醉。他从未在人和动物眼中领略过这样纯洁的目光。

"应该让它到外界去，把它的目光传播给地球上的生物。"长发李想。

大厅的门容纳不了恐龙的巨大身躯，让恐龙撞破墙出去？

长发李又舍不得与自己朝夕相处的这座建筑。

值夜班的副教授觉出恐龙大厅里有动静，他下楼一看，惊呆了。长发李和恐龙正说话呢。

恐龙又活了！

副教授三步并作两步跑到楼上打电话。

副教授忙乱之中拨了急救中心的电话。

"喂，是馆长吗？"

"什么馆长？我是急救中心。"

重拨。

"馆长吗？"副教授大喘气。

"等一下。"馆长的老婆。

"谁呀？"馆长一百个不情愿。

"我是副教授，恐龙又活了！"

"。....."

"恐龙又活了！"

"。....."

"恐龙又活啦，馆长！"

"我马上去。你先组织人稳住它。"

"长发李和恐龙在说话呢！"

"和恐龙说话？"

"千真万确。"

"这世界快完蛋了。"馆长冒出这么一句。

"您快来吧！"副教授央求。

电话挂了。

副教授立即将值夜班的工作人员都叫醒，还吩咐每人抄了一件家伙，以防不测。

恐龙大厅处于监视之中。

长发李和恐龙交流感情，忘记了人世间。

馆长、副馆长等等都赶到了。他们趴在门缝上往大厅里看。

"不可思议！"副馆长边看边说。

"恢复各小组长职务！"馆长下令。昨天成立的小组已经由于恐龙的复原解散了。

一阵忙乱。点名。上任。分工。

长发李听见了大厅外的声音，他警觉地离开恐龙，走到大厅门口。

几乎全馆的工作人员都在大厅里行动。

长发李傻眼了。

"你出来。"副馆长将门推开一道缝儿，叫长发李。

长发李回头看看恐龙，走出大厅。

"你发现恐龙又活了？"馆长问。

"嗯。"长发李没别的回答方式。

"它不咬你？"副馆长对恐龙的性情发生了兴趣。

"嗯。"

"报告馆长，各组准备完毕。"保密组长跑过来汇报。

"准备煤气！"馆长说。

"煤气？！"长发李大叫一声。

他意识到自己让恐龙又受一次罪。他要保护恐龙。

"你们不能再杀恐龙了！"长发李吼叫道。

"为什么？"馆长和副馆长异口同声。

"你们没这个权利！"

馆长像看天外来客似的看长发李。

"煤气没有了。"有人来报告。

"怎么搞的？"副馆长想发火。

"昨天都用光了。"

"想办法！"馆长说。

长发李趁混乱中溜到值班室，他准备往外打电话，披露恐龙复活的事实，保住恐龙。

给哪儿打呢？

长发李首先想到古生物研究所。

他查到了电话号码。

"喂，是古生物研究所吗？"

"有病啊？深更半夜打什么电话？"

"我有重要的情况报告。"

"这儿不是警察局。"

"我们这儿的恐龙活了！"

"我们这儿只管死恐龙，不管活的。"

电话挂了。

长发李又拨体育晚报社。他听说了白天两位记者的事。

"体育晚报吗？"

"是的。什么事？"

"我们这儿的恐龙活了。快派记者来吧！" "还恐龙呢！昨天我们有两位记者就因为相信恐龙活了的谣言，被自然博物馆告了，说是干扰人家正常工作，已经被解雇了。" "恐龙真的活了！" "你还想砸我的饭碗呀？！"对方挂了电话。

长发李又连续拨了文物局、野生动物保护局、动物园等机构的电话。不是没人接就是人家不相信恐龙会活。还有人威胁长发李要告他深夜打匿名电话骚扰居民睡眠。

长发李只有背水一战了，他决定挺身而出死保恐龙，坚持到天亮。

大厅门口充满火药味儿。

既然恐龙不咬人，也就用不着煤气了。副馆长亲任捕杀恐龙敢死队队长。敢死队员都是有儿子的父亲，不存在绝后的危险。他们手持长棍、菜刀和绳子，正在听馆长的战前动员。

长发李瞅空子钻进大厅。

恐龙看见朋友回来了，很兴奋。

"他们要来杀你。"长发李十分不情愿说出这句话。他觉得丢人。

恐龙的目光暗淡了一下。

"咱们一起对付他们。"长发李说完想找武器。

恐龙卧在地上。

长发李不明白恐龙要干什么。

恐龙用目光示意长发李骑在它身上。

当敢死队员们打开大厅的门时，他们看见同事长发李骑在复活的恐龙背上，严肃地望着他们。

长发李的目光令人不寒而栗。

敢死队长示意部下冲锋。

没人敢上。

"围住它！"副馆长运用计谋。

队员们向两边散开，开始迂回包抄。

恐龙注视着他们。

"缩小包围圈！"副馆长挥手。

敢死队员们小心翼翼地前进。

恐龙跺了一下脚。

大厅摇晃了一下，天花板上的白粉块辟里啪啦往下掉，吊灯剧烈地晃动。

敢死队员抱头鼠窜，队长跑在最前边。

副馆长兼敢死队长跑到大厅外边才反应过来自己有失队长的威信，当他发现馆长早已跑到博物馆外边时，才坦然了。

"这家伙很厉害，咱们不是对手。"副馆长对馆长说。

"那怎么办？"馆长惊魂未定。

"只有还用煤气。"短发张说。

"长发李也在里边。"有人提醒决策人。

大家不吭气了。毒死恐龙不犯法，毒长发李可得坐牢。

天快亮了。

"一会儿又该开馆了。"保密组长提醒同事们。

"必须在开馆前解决它！"馆长发狠了。

"大家出主意！"副馆长集思广益。

"先去找煤气，然后把长发李叫出来谈判，把他扣住，再毒恐龙。"短发张又献良计。

"就这么办！"馆长说。他心里想，过几天一定设法将短发张调走，否则此人会威胁他的饭碗。

陷井设好了。

长发李骑在恐龙身上，眼看天蒙蒙亮了。

"他们会想尽一切办法杀死恐龙的。"他看着大厅外边晃动的人影想。

"咱们冲出去，我送你去大自然中。"长发李拍拍恐龙。

恐龙听懂了。它示意长发李扶好。

恐龙高高地仰起头，朝南墙撞去。只听"轰"的一声，恐龙破墙而出。

自然博物馆摇晃着，工作人员四散逃命。短发张的尖叫声划破天空。

长发李骑着恐龙奔驰在大街上，他们朝郊外跑去。

"快！快！快打电话！"馆长大声喊叫。

"给哪儿打？"副教授问。

"给政府！"馆长咬牙切齿。

"？"副教授以为听错了。

"快去，报告政府，说本馆的恐龙活了，跑了，让政府去抓住它！"馆长生嘶力竭。

副教授明白了，反正恐龙现在已经不属于本馆了，及时报告，抓回来后，还有要回恐龙的希望。

电话打给了政府。

捕捉活恐龙的战斗即将打响。

不知道命运将怎样安排长发李和恐龙。

